

判

喪禮 刑獄 田農 田稅 溝渠 堤堰 陂防 戶貫 帳籍 商賈

文苑英華

五百二十一至五百三十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一

判十九

喪禮門二十六道

里正主妹喪二道

本正為主判一道

同姓為主判一道

主者不杖判一道

父在凶門判三道

輿屍謁廟判一道

助隣父喪判二道

寢苫枕草判一道

父在杖堂判一道

練祥群立旅群判一道

除喪鼓琴判一道

祥鼓素琴判一道

禫服鼓琴判一道

腰經服事判一道

妻喪奏樂判一道

士吊大夫喪判一道

同門生喪親判一道

食於喪家判一道

里正主妹喪判

癸為縣令有妹之喪使里正主之或告非禮訐云所居無

東西後家

對

侯嶠

女也有喪行實殊制士之達禮哀以立則惟癸領縣同氣
辭家生稱未亡已軫栢舟之詠死歸異姓且無藥棘之悲
東西南北之人歎四隣而莫有鄉黨閭里之室望九族而
繫無日月有期主喪孰是匍匐救之里伊其人殊周勃之
給喪所資致祭異項梁之倚辨辨寧惟執紼在禮自有明
文或人胡為妄動

本正為主判

婦人聞人死無親族兄乃為主本正亦為主鄉人吊者兄
拜爭為主

對

洪波振海終不到於蓬瀛流電促人詎有固於金石無不

魂遊北斗水閣東川咸促半夜之山共盡明朝之露聞人
不幸一去無歸洛川之風雪未消陽臺之雲雨俱霽泉門
永閉但聞松栢之聲總帳空懸無復綺羅之色昔乎丈夫
獨立親屬茂如秋蘭匪植於庭砌春花詎榮於棟萼眷言
為主寂寞無人切哀痛於仁兄慟悲涼於本正爭承即疑禮
競執喪儀未終白鶴之榮詎盡青蠅之哭縣司直申情理
非究禮經徒開弄法之門未杜簿書之路竊尋州斷實允
公途以臨主喪雅叶春鄉之禮捨兄於罰殊乖秋典之文
同姓為主判

對

甲妻亡無主後者乃命同姓主或人告失禮所由科之
美而無子賦以碩人生也有涯歸乎大夢贅榛栗而方就
據蒺藜而何辜眷言于甲倏喪宜家鳳凰于飛八代徒兆

蛟龍中絕一劍空悲扣盆之哀但取傷於對簞懸孤之義
本未徵於夢蘭有歎溘先無以為後爰邀同姓將陳主喪
三相思崇五哭攸設永惟哀戚誠則靡捐撫以禮經猶為
未達且男主婦主之道同姓異姓之儀抑有前聞美宜此
謬蓋匪慎諸坐貽羞至若婦主必使異姓厥義彰乎外
成反是不思捨禮何立道有取於宗婦事非屬於族人甲
所為喪誠為不法哀與弔影雖撫事以傷神迹未吞聲罪
恐餘一作於滅耳

主者不杖判

甲卒女子在堂無主喪者命同姓主之喪者不杖令女子
杖所由科失禮

對

男主女主則異其族直杖削杖而別于儀良無扈扈之嫌

用竭親親之道承家有託亦何詢於異門繼代或虧乃陳
攝於同姓甲年馳石火光陰坐訓沉絕金籥胤嗣非立若
教之餒固冥理而方嗟鄧攸之謠諒天道而多憎桑弧靡
設詎憂稽紹之孤葛覃在辰空有緹縈之類謝庭窺雪奏
歌詠於常時蔡氏知弦輟娛歡於是日三星尚阻未及有
行五哭斯崇奄嗟無怙喪主既非棣萼輯杖固屬標梅同
切昊天寧遺巽位撫禮深達將謹何憑則子一人諒斯取
而不謬惟刑三復宜伏念於無辜

父在凶門判

乙父在喪毋立凶門或告一家不合一作舍二門乙訴六虞
而無主以重當輕一作主

對

顏勝

休死勞生存亡大數絕漿泣血孝敬常期乙也哀摧禍鍾

凶豐感風枝而殞魄反哺何施陟霜岷而縻心跪乳奚及
顛言負米空結戀於梁山疾深懷橘一壞作愴開編於吳史
凶門列位夙著等差方取則於殷周驗昭然於典禮既虞
而作瘞重之制自分有柎于姑為主之儀寧感坦然明白
可舉而行事不亂於大猷法難加於小累

同前

屈突叔齊

陟岷纏哀終天永慕形神訾毀有切於何曾流慟傷神詎
慙於吳隱於是牛山卜兆魚岫開瑩帝軒轅之乘龍衣冠
作墜王子晉之御鶴劍舄成墳因班牛而動祥樹石馬而
旌貺既而玄門告掩丹旒去飛聊申虞祀之儀方則夏啟
之禮立主之義自有常條以重當輕終幸禮式既無虧越
何爽公途

同前

裴廣

仁焉而終智焉而死九原悽愴寧聞可作之期千日荒涼
徒結有涯之恨乙以悲深厚地痛結終天充窮於溢米之
晨荼毒於寢苦之日青鳥襲吉已託萬家之地白鶴飛來
俄聞再奠之禮所以表斯廬位設彼銘旌佇馴獸之見遊
希祥禽之或至言申陟岷之戀再寫循陔之悲既結歎於
生靈實無慙於死孝或人言告未可依憑哀敬之心理在
矜察審慎之典必籍平反淫濫儻行手足無措既非月之
無失何如霜之可繩

輿屍謁廟判

鄭太曾祖亡輿屍謁其家廟人告狂恠

對

張季明

聖立訓謨禮明沿襲文物大備沮勸收先是以茂閎高勳
載在王府封侯廟食克濟家聲允歸通德之門未絕謀孫

之道既而鬼闕其室祖以負杖延災人告其狂太以輿屍
獲譴卒哭而祔反葬而虞捨禮何觀撫事斯謬且執喪以
寧戚爲本謁廟以如在致誠昭穆相承自可次其神主宗
桃有序焉得失乎禮文狂恠之言責則甚矣既灌之後不
欲觀之

同前

杜巖

廟者曰貌則事之若生鬼之歸則敬而莫黷考自孔丘之
要道將入必問覽周文之繫象輿屍且凶鄭太父挹家聲
素高門閥自宣王之毋弟承后稷之神人讀司農之經榮
分爾族聽尚書之履代著一作其名爵賞不泯錫承家而
開國垣廟而立寵貽孫而及祖禍鍾斯兆哀慕何追父已
喪親總亦從嫡奠延無主孫也哭曾自宜別外內之嫌分
吉凶之敬謁廟以輿屍見責寧合禮經告人以狂恠見尤

豈諧典則太從笞罰有陰湏寬於贖刑告者任還無職不
勞於反坐

同前

虞璉

白駒易往素蓋俄歸長沙空庚日之災北海奄已年之夢
鄭太留輦末慕捧硯長悲通德之門露纏書草承明之殿
塵絕履聲且周設冢官孔演師卦戰亡猷令周官冢人死
域入兆幽疑作兆輿屍豈宜廟謁雖理殊觀蜡同賜也之六
狂而義異亂神乃夫子之稱恠竊尋古制合寘今繩

同前

孫承先

先王制禮造次以之君子奉行威儀無選鄭太門承通德
代有象賢處異域之園全其使節受良田之廣儉以家貞
華軒懸示後之車窰石表先人之廟豐鍾王祖哀疚謀孫
捧硯攀悲輿屍入廟大夫銜命神雖幽而已往使者迴車

身不幸而必告魯史以爲有美漢臣猶且不非況太恭事廟門展行祖德尊靈髣髴棟宇瞻而風生喪記調繆備衣裳而日遠太之此舉必有爲之人雖薄言詎成狂悻

同前

聖人設教蔚在蓬山諸侯立家藏彼粟主豈唯孝子不匱薦蒸嘗於四時亦取孝孫承家獲吉凶於五廟鄭太迺祖厥德嘉聞有彰良弓克傳投筆後事孝比參也在家必聞勇超仲田從政何有或胡塵暗塞漢將鳴鞶逐金革之威唯聞死節登玉門之險不見生還輿屍方弟子之凶掃堦合鄒人之禮所謂去死事生來宜廟謁薄狂悻何太踈遺

助隣婦喪判

得聞人有隣婦喪自三日而不舉火乃力借凶事之給所以言黨人未獲因主斂爭訟官以先近後遠罪其不伏

對

趙泉虬

隣婦時命先秋生涯凋落四德之名尚在九泉之魄俄沉存既寡於周親沒亦感於隣義旣而朱火不舉俯凶事而無從玄塋未臨仰生人而何託聞人以蹈危爲意憂濟留心爰行博施之恩自合無喪之服論其主斂則親屬爲先語以科辜則聞人無罪

同前

蕭匪名

仲尼講三王之禮垂百代之範臨喪寧戚實先匍匐之風力行近仁更著威儀之則永惟隣婦忽奄泉扃一作蘭閨生向月之悲幽塋切行雲之望於是哀歌竚引尚有具於飯吟夢容猶遲誰見勤於營護三日不舉九原若何彼人以桑梓情深芝蘭愛厚欲奔波於黨屬先假借於鄉閭劬勞之志莫能終始之心愈一作勵勵項將軍之志業比德猶

無一作慙郭有道之風猷方斯未遠且爲主歛緣是善隣親
踈之爭鬱興牒訴之喧爰起官司以宮平在慮剖析存懷
申報禮以明愆討彛章而告罰旣叶平邦之典妙符淳古
之風徒更有詞終成飾說

寢苫枕草判

甲雅修士禮為宗黨所敬居軒縗寢苫枕草閭里化之御
史劾其惑衆

對

甲修道訓允乎厥休宗黨稱其有儀閭閻美其惟孝而夜
壑匪固風林多感雖就禮之則俯同縗經之儀而由衷之
心無奪純深之至寢苫枕草抑惟寧戚仁里德門所居則
化御史勳威電發隼視霜雉坐非平仲之仁行問治長之
罪且鄉人化善則寘刑章隣毋與悲歆從何典旣有明於

古事亦何滯於今一作科

同前

晁良貞

一作良貴

閱水成川賢愚共盡因心制禮榮賤同歸甲以慶絕循陔

一作甲以

哀纏罷杜絲絲其服求謝老萊之歡戀戀厥心

空聞孺慕之切三年茹痛寢苫不爽於喪期九族遷風偃
草遂行於仁里御史幸持清憲須辨彛章暴勝繡衣徒然
忝竊晏嬰一作生縗服罕悟重輕達禮之誠猶迷寧戚之宜
安在請從宗黨之好無憚簡書之威

父在杖堂判

戊居毋喪父在杖於堂上

對

居母親之喪茹荼嬰痛踊旣無節哭何常聲悲在其中形
瘠於外口不甘味身不安美潘生園東無復版輿顧氏家

中空餘畫扇仙人白鶴遙投士行之前孺子隻鷄遠趨一作林宗之所蔡順有繞墳之感老萊無衣綵之由喬枝未摧挂樹猶茂執倚桐之杖上芝蘭之堂循礼制而多違顧刑書而有犯請歸司敗任便科推

練祥羣立旅行判

丁三年之喪練祥羣立旅行

對

丁爲人子持乎喪服身體髮膚不失全生之道衣衾棺槨無虧送死之儀仰風樹而充窮履霜庭而孺慕鍾創巨之悲酷有荼蓼之苦辛壁日不停練期俄及毀不滅性痛感終身道在慎終義存追遠人來輒語禮稱忘哀羣立多爽於事宜旅行有乖於物理二途俱發一罪湏科

除喪鼓琴判

乙喪旣除而鼓琴成聲或告忘哀云不敢過

對

孫逖

三年之喪寧戚則百行易之最唯孝爲先乙縗經旣除藥棘餘毀旣而綠琴在御朱絃高張搏拊成聲愉樂斯在雖子張臨喪和一作彈之和先王制禮不敢不至與其樂也何其速哉

祥鼓素琴判

戊祥之日鼓素琴隣人造違禮

對

執親之喪行孝之道出入不當門隧升降不由阼階首縗在躬溢米充食恨纏風樹痛結寒泉舉號已見於心摧毀瘠載聞於骨立念親之在土哀親之在外寢唯枕塊居必倚廬隙駟不留祥期奄及旣除凶制爰鼓素琴示人有終

於無物犯食醯猶許奏樂何辜請從雪滌庶符冰釋

禫服鼓琴判

得鄒人告孔叢子居親禫服鼓琴而作樂叢子曰此是子
輿梁山之琴曲古器不伏

對

張鼎

地惟洙泗入叅鄒魯闕里之詩書斯在淹中之禮樂不渝
孔叢子風樹搖悲寒泉動思霜露云惕日月其除是以君
子為難子臯一作展非喪親而末慕先王制禮孟獻禫懸而不
樂既祥絲屨一作練見孔父之深譏行奏綺琴聞子輿之雅
操且恩懷罔極五日樂禁於成聲哀貫終身踰月禮通於
作樂去順効逆魯史稱其速禍朝祥慕歌鄒人遽而興諂
節哀順變雖殊念始之心今況昔未悖送終之禮欲加之
罪其始詞乎

奪情冑經服事判

甲冑經服事既而曰不即人心致仕而退時謂非禮稱入
蓋善之

對

出師正邦大易有象率義弭一作珍寇春秋則書用乎中行
攸往夙吉以威作匿取渙於羣甲閨門麗凶苴麻纏疾喪
則寧戚義能繼恩痛深倚廬雖授杖以不起政急分閭
或執兵而啓行介以趨軍經而躬役魯侯金革我直以興
晉襄墨練彼疊而動克壯輿幅能殲豕牙任長子以帥師
利元戎以光濟策勲苟進不即人心致仕能歸何睽孝體
有為也無仁乎得反經以合道胡責善以非禮

妻喪奏樂判

得景妻有喪景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

對

白居易

喪之思哀見必存敬樂惟飾喜舉合從宜夫婦所貴同心
吉凶固宜異道景室方在疚庭不輟懸鑑鏘無倦於鼓
鍾好合有傷於琴瑟既愆夫義是奪集作棄人喪儼麻練之
存躬是吾愛也調絲竹一作管以盈耳於汝安乎如賓之敬
頗乖若往之哀斯黷遂使唱和不應憂喜相干道路見練
猶必變集作猶隣里有殯亦不為歌誠無惻隱之心宜受
庸奴之責

士吊大夫喪判

得景為大夫有喪丁為士而特吊或責之不伏

對

前人

官有常尊禮無不敬位若殊於等例吊則異其節文景
惟集作大夫丁乃元士居喪而哭合尊朝夕之期特吊以

行美越尊卑之序既乖前典乃速斯言且禮貴明微位宜
慎守俟非其事信干食菜之榮儀失其宜徒展贈芻之意
是曰無上將何以觀

同門生喪親判

得乙有同門生喪親將往吊之其父怒而撻之使遺縑而
已或詰其故云交道之難

對

前人

子道貴恭當從理命交游重義集作蓋恤哀情孝不在於
詭隨仁豈忘於惻隱乙父訓乖愛子道昧擇交况求益之
初無交不如已者及居喪之際凡人猶合救之既罔念
於一哀是有違於父要苟知生而不吊雖贈死以何為舊
館遇亡宣父尚猶出涕同門在戚王丹未可忘情縱申
遺帛之誠豈補贈芻之義肆一杖之怒父兮既爽義方方

杜三諫之辭子也亦虧孝道宜哉或詰允矣知言

食於喪家判

得丁食於喪者之側而飽或責之辭云主之食我以禮故飽

對

前人

飲食以陳庶無求飽齊斬集作可恤仁豈忘情丁靡念人喪姑求生禮遇加籩之善誠可療飢對泣血之哀亦宜忘味既念吉蠲之喜是忘惻隱之心况春於其憐相猶違禮而食於其側飽亦非仁徒加施氏之儀且昧宣尼之教勿思变色當顧戚容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一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二

判二十

刑獄門二十八道

流入降徒判一道

竒請他比議判一道

誘人致罪判一道

因丑致罪判一道

詐稱官銜判一道

犯徒加杖判一道

解控判一道

刑罰疑赦判一道

告密判一道

贓賄判一道

吏犯銜贓判一道

主簿取受判一道

尉用官布判一道

未上假借判一道

乾沒稍食判一道

取錢授官判一道

受囚財物判一道

脫枷取絹判一道

免罪不謝判一道

子行盜判一道

冒名事發判一道

請不用赦判一道

失囚判一道

遇毒判一道

被妻毆判一道

稽緩制書判一道

刺史違法判一道

私發制書判一道

流入降徒判

大理申去年流入恩降徒今徒會慮合免刑部駁制免徒罪此非本坐不許徒者冤訴

對

趙嘉昭

曼情持法恭聞至理之名公間在官雅得平反之稱與其失善寧可利淫頃以澤被寰中風行水上象雷雨以作解自昆蟲而必及五流之罪恩降一至於徒年三省之條會慮復加於清雪渙然無咎咸與惟新大理以慮合從寬雅符平典刑部以徒非本坐何太深文

奇音基請他比議判

法司以奇請他比議為蠲除而留臺待之不宜數變乃引

聖智之所為患

前漢刑法志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除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

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

對

政貴有常理惟體要明罰勅法取誠於先王議獄緩死致誠於君子俾其科條克叙輕重有倫惟齊非齊以殺止殺事必謀始則司契之義明道先仍舊則改作之功未鄭僑鑄鼎猶慙叔向之言周滿作刑稱毫呂侯之策況聖君御物天下文明人識舊章國懸常典舞文巧詆非則於張湯捨虐從寬有依於定國矧乃漢盜陵土惟輕載美於釋之於昭八議誠以類而可徵求言三尺復何慙於師古

誘入致罪判

甲誘丁致罪令其同坐云人各有心

對

率心無邪詩參履福作偽背道經喻焚身若從惡而自貽
將異罪而同罰利交相啗惟甲與丁隣德不慕於田蘇樂
禍更移於齊豹謗招惡子名近盜夸且飭躬無良以欲敗
度誘人遷迹以於一作義傷風六行興挂於爰書兩造不聞
於在宥待窮實狀方寘科條刑一作

因丑致罪判

癸因丑致罪所由欲科之及丑自死癸去罪人則亡我更
何若苦一作所由亦不知作何處分

對

生諒不謹法必繩愆既三禁而無移在五月用一作而難捨
丑孽不可逭鬼得而誅癸戮出於身官慢其業雖天網不

漏亦未失利而職司是虧收宜坐罪且罪有輕重失亦降
差刑難變於一成減可從其二等

詐稱官銜叛

辛詐稱官銜取給州縣所司以偽論不伏仰正斷

對

辛在德多涼於朝不齒九班之榮未及三思之志闕如妄
稱爵里之尊以求州縣之給詐難久恃偽果自彰行詐為
官仲由以欺天見誚言偽而辨少正以左道亦誅前史以
舉其不然在律又繩其有過理宜緘口何恤薄言

犯徒加杖判

乙犯徒訴家無兼丁縣斷加杖人告其有妻年二十一
已上

對

麗刑務輕罰懲非死若膚受之訟則哀敬難原乙何入哉
有耻未格不化厥訓自貽伊咎當從傳氏之策若赴驪山
之徒謂無兼丁則合加杖而配有偶應是克家來訟無稽
未宜易法縣且失律豈曰能官人之糾繆斯一作誰謂不直
一作他人之亂繆謂不直

解桎判

得甲送徒道解桎梏恣所過御史糾訴去剋期俱至無違者

對

法在安人刑忌留獄苟信不繼則噬膚而莫懲如得其情
則緩死而無逸惟彼甲者奉詔送徒解其桎梏遵大易之
利用申其甲庚係小子而且格承命為信義則乖於守官
推誠於物仁或昭其恤下與其刑茲無捨利武人之貞曷
若感而遂通資文明以悅且虞延作法人不敢欺鍾離縱

徒剋期而至有叶良吏無瀆簡彛欲依驄馬之糾恐越鷓
鳩之法

刑罰疑赦判

甲刑罰之疑俱赦有司以刑不上備省科之云適輕下服
諸罰有權

對

先王立辟議事以制得情勿喜寧失不經故三宥以順時
重一成而不改求懷中典亦謹無良惟罰與刑有疑俱赦
厚倫正俗立教在寬二罪並與載難上備五聽無濫且遵
下服既有權而適道當惻隱而從輕不俾小懲將為允當

告密判

雍州申綿州告密囚王禮告本州人有謀反行至散關夜
已將半關吏以其夜到不為開門禮緣事急遂越關而度

至留守所告關令趙秀并自首越關事到神都法司斷秀
應爲而不爲主簿批爲不當舉牒議卿判秀當知反而不
告下符科結秀經廉使披訴仰正斷

對

王禮生於劔表長自巴中身在重關之外心馳魏闕之下
踰岷越障雖効赤誠觸網冒羅遂榮丹筆何者但緣謀反
律有明條本州既不告他邑寧且寢默必也同夫北一作風
火應合控彼星昂何須乘夜犯關侵宵越棧異田文之怪
度不聽雞鳴殊孫龍之縱辯無論馬色雖未詳其五聽聊
請扣其兩端告密縱使非虛越關無宜首免

贓賄判

河南縣丞張季昭貸官錢一千貫私用縣令王楷糾從
枉法季昭云旣立帖取明即擬還不伏御史宋沖斷爲

真盜

對

雷電作威先王以嚴刑斷獄脂膏不潤古人以從政立身
故貪乃敗名子罕以不貪爲寶財悖而入踈廣以多財累
愚河南帝城四方取則毗贊之職必惟其人李昭策名清
時沐我玄化不能獨峻其節有疾冰霜翻乃難蒲爲心自
周溪壑况飛龍在運振鷺盈朝官材必孚名器無假不義
而富聞夫子之言刑故無赦著文王之作罰臨臨財苟得
古則耻之陳力不能今也宜止黃圖貴令欲以枉法定刑
繡衣御史斷爲真盜論罪旣立文帖應有限期或即結刑
恐成疑獄空仰九天之問慙無一割之能待結事由寘之
邦典

吏犯徵贓判

吏人犯枉法贓會恩免罪所由不徵正贓御史舉以非枉法不伏

對

肆眚從輕前王以之宥罪一成不變君子於焉盡心黜吏伊何罔知紀極貪藩身之貨自底不經抵一作自沐渙汗之恩幸而獲宥雖小懲大誡既曰刑其恤哉而免罪徼贓尚謂囚之生也酌彼三尺折以片言柱後為官御史之舉非斯當願中有物所由之不伏未孚敢肆剛賜輕申直筆

主簿取受判

外州申屬縣主簿部內取受州將不之罪也出錢與之

對

東紳從官既擔人爵析珪銜命湏代天工不息惡木之陰

不畏貪泉之味豈溪壑其志山川其心錢且深藏非從地出金常密受不為天知効無彰於萬分法宜加於三尺州將情為寬簡道取敷龐必令上化用季將使下僚知耻若過而能改合道期於反經若情不自悛罰罪當於懲惡請更研問方事科條

尉用官布判

鄭縣尉單則將官布七百端質錢還債經一百日合科何罪

對

單則策名稽下述職江濱才靡効於一官害已深於五蠹用公府之財酬私門之債虧貞節於箭巖汨清流於鏡水九章彝憲不患姦渠疑三尺明科無捨刑故雖復陪填已畢終是濫竊成憇指事論情實嬰踈網披文按法或蔽蒙襟

委諸兩造之司庶盡片言之斷

未上假借判

丁受官未上於所部假借科其監臨不伏

對

命官以賢底祿以道猶未莅事胡為賄聞無魏子之悛心
有叔撫之一作黷貨即為假借曾不內愧于躬式冒刑典
仍欲外閔其過實叨憤之自速非監臨之謂何苛言是丁
不可逃罪

乾沒稍食判

乙主稍食輒自乾沒為方書所劾

對

列爵分官用資監守臨班掌務必藉廉平其有黷貨居心
類長安之小吏不貪為寶殊宋國之司域時所未容法宜

難捨況主茲稍食慢彼嚴章竊人之財從己之欲方書職
惟糾謬用此繩違逐鳥居多彈鴉遂允刑之所設本日懲
非罪即不誣任依輕典

取錢授官判

得楊甲選以錢十萬金三十斤求山乙得官後被告大理
以甲選數合留官不越次會恩洗滌甲不解任錢金不追
刑部斷甲解見任銜乙金錢

對

學古入官不聞黷貨以賢制爵安可非材楊甲入實妄庸
謬參調選山乙志惟貪冒多受金錢良以職謝巨源賢慙
伯起鴻猷載黜是則難容大理同拘自貽伊戚承恩合免
雖則棘署守文會赦獨銜實亦仙臺直筆請依省斷竊謂
為宜

受囚財物判

丁受囚財增其語贓輕減罪省司駁議非當鬻獄

對

鬻獄賈直實誠魯史舞文巧詆用存漢策小大之察必惟其情輕重之權固茲無濫眷彼丁者職在監臨貨以藩身見魯豹之裂帶貪而速矣同叔魚之敗官且無屬厭難以未減省司忠告實謂平反

脫枷取絹判

祁陽縣尉董則任大理獄吏與囚脫枷取絹兩疋斷除名

對

刑政所存為國之本有倫有要弘慎斯歸就重就輕哀矜無失董則事緣贓賄斷被除名黷貨於無器之時定罪於有官之日問既承引斷亦甘心兩嫌雖則難容雙啓終須

審究脫枷狀非枉法準絹不至徒年除名雖據本條斷罪宜無覆定求州申上不詳前任之文刑部重尋妙得無官之例除名之坐未可依前罪不合徒何容濫罰

免罪不謝判

得乙有罪丁救以免乙不謝或責之乙云不為已

對

白居易

在公而行誠非為己懷惠以謝則涉徇私彼既求仁而得仁此宜以直而報直乙惟獲戾丁乃解紛以為非罪而拘治長見稱於尼父直言以免叔向寧謝於祁溪論恩則立山不勝在道而江湖可忘况情非私謁可以不愧于人義在公行實亦一作無求於我蓋嘉遺直勿聽責言

子行盜判

得甲告其子行盜或謂其父子不相為

一作客

隱甲云大義

滅親

對

前人

法許原情慈通隱惡俾恩流于下亦直在其中甲忝齒人倫
忍傷天性義方失教曾莫愧於父頑攘竊成姦尚不為其
子隱道既虧於庭訓禮遂闕於家肥且情比樂羊可謂不
慈傷教况罪非石厚徒云大義滅親是不足情所宜致誚

冒名事發判

得丁冒名事發法司準法科罪節度使奏丁在官有善集作美
政請免罪真授以勸能者法司以亂法不許

對

前人

宥則利淫誅為一作則傷善失人猶可壞法實難丁僭濫為
心慚俛從事始假名而作偽咎則自貽及勵節而為官政將
可取節使以功惟補過情一作請欲勸能憲司以仁不惠

姦議難亂紀制宜經久理貴從長見小善而必求材雖苟
得踰大防而不禁弊將若何濟時不在於一夫守法宜遵
乎三尺盍懲行詐勿許拜真

請不用赦判

得乙上封請未不用赦大理云廢赦何以使人自新乙云
數赦則姦生恐弊轉甚

對

前人

刑乃天威赦惟王澤于以御下存乎建中上封以宥過利
淫悻門宜閉大理以盪邪除舊權道當行皆推濟國之誠
未達隨時之義何則政包寬猛法有弛張習以生常則起
為姦之弊廢而不用何成作解之恩請思砭石之言兼詠
蓼蕭之什數則不可無之亦難

失囚判

得甲為獄吏囚走限內他人獲之甲請免罪

對

前人

園土不嚴罪人其遁亡而由已誠曰慢官獲則因人其何
補過相維彼甲所謂攸司不念恪居儆于姜里旋聞失守
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因曾是慢常而致徒稱勿佚未可
塞遠得於他人自是踈網無漏失其所職豈可出押不科
無貪假手之功固念集作甘心責罰

遇毒判

得景於逆旅食啖腊遇毒而死其黨訟之主人去買之
有處

對

前人

生不可保死必有因盍知命於喪予豈尤人於食我景秋
逢方轉朝薤欲晞旅次負來將受殮集作餐而已生涯溘盡

當終食之間且非祭地之餘集作疑自是逢天之戚永言其

黨不察所由死且焉知徒去啖腊之毒買而有據集作處請

無寘董之嫌誠虐士之可哀在主人而何咎幸思怒物毋

妄罪人

被妻毆判

得甲居家被妻毆笞之隣人告其違法縣斷徒三年妻訴
去非夫告不伏

對

前人

禮貴妻柔則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麗刑何彼無良於斯

有怒三從罔敬待以庸奴之心一扶所加辱於女子之手

作威信傷於婦順集作道不告未失集作葵於夫義集作和招訟

於鄰誠愧聲聞于外斷徒不伏未乖直在其中雖未集作昧

家肥難從縣責集作見

稽緩制書判

得甲為所由稽緩制書法直斷合徒一年訴去違未經十日

對

前人

王命急宣行無停畧制書稽緩罪有常刑將欲正其科繩必先揆以時日申懈位敗度慢令速尤蓄怠棄之心既虧臣節壅駿奔之命自抵國章然則審時勾稽考程定罪法直以役當暮月所由以違未浹辰將計年以斷徒恐乖閱實請據日而加等庶叶決平是曰由文俾乎息訟

刺史違法判

得景為錄事參軍刺史有違法事景封狀奏聞或責其失事長之道景云不敢不忠于國

對

前人

守位居常小宜事大持法舉正卑可糾尊景名署外臺身由中立直宜集作而自守郡郵之政必行明不相蒙州將之邪無隱且六條枉撓百事滋昏苟不提綱是為漏網雖舉違犯上虧敬長之小心而陳奏盡忠得事君之大節既非下訛難抑上聞

私發制書判

得丁私發制書法司斷依漏洩坐丁訴云非密事請當本罪

對

前人

君命是專刑其無小王言非密罪則從輕丁乃攸司屬官行下不慎厥德擅發如綸之言自災于身難求踈網之漏然則法通加減罪有重輕必也志在私行唯當專達之責如或事關樞密則科漏洩之辜請驗跡於紫泥方定刑於

丹筆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二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三

判二十一

田農門二十二道

萊田不應稅判十道

初稅畝判七道

履畝判五道

萊田不應稅判

勸農使稱萊田舊不應稅州縣今有徵納為例各自不同
或據畝數均收或隨上下加減百姓紛訴使司科均收以
不應為從重科加減以非法均賦劔州訴恐年飢無以給
貸且使司法例不平不伏處斷

對

張環

國征九賦農辨三壤用先疇之畎畝則有磽_較輸當年肥之
井稅寧均沃墾是以農扈率職夫家受田_較町_較其蓄畬
底以蔗萊故我疆我理爰滋尊尊之苗如梁如茨卒獲芄

荒之稼藝或若此稅其可知今者倬彼萊田是稱荒隴畝
方兼以三百始受一夫獲寧取於十千空勤四體雖則休
於間歲易在他年徒寒耕而熟耘終費廣而收薄永言州
縣是曰司存土則異宜畝何均稅必以年湏賑乏事欲隨
時加減於上下之間徵納於權宜之際則謀始立化斯焉
可作慢官沮法訟者奚為且使以勸農為名人以足食為
本民諱唐苟可利賦亦何傷責以不應或將得罪處其非法
良恐未然須從刑政之科難枉使司之例

同前

薛寓

皇家剗華歸素抑末勗本式稽堯典授時之政克修載歌
豳頌祈年之禮尤洽是以野無曠土國絕遊人紅粟相因
華黍興詠猶復二星分出四牡載馳察俗觀風勸分務穡
至如分地之利易田之宜擇乎令典酌於故實若秋苗有

獲則可據地而徵儻春萊不芟焉得計畝令納苟貽碩鼠
之謗須寘鴟類一作鳩之典若上田不易自有常規妄為加
減誠謂非法並從鳳舉之按宜正隼禦之罪

同前

柳同

度地制邑徹田為糧必均三壤之宜以成九賦之則是
以政令惟簡乃黎庶時蘇法物苟紛必謗讟日浸昔魯備齊
難作丘甲之法晉為秦擒起爰田之制俱錐刀之末開喪
亂之始今三時不害四人成功疆理多兩穗之收倉廩必
九年之蓄惟彼州縣誠非紀綱既無恤人之心豈曰奉公
之理省倥慎役未挂於愚心貪財徇名已聞於拙見昔興
稅畝嘗聞尼父之嫌今歛萊田有類哀公之志非愛人以
活國何深思而淺謀使乎察彼衷情允茲上訴下停厚歛
寃者爰申官寘嚴刑罪人斯得既有雅見寔曰良圖

同前

樊光期

因薦為農俾人作畝是刈是獲必有在。苗不蓄不畚何以望歲故剡木斲耜自春徂秋與疑作公及私既庭且碩然後論彼薄稅取於豐年仍聞寡婦之歌寧有足夫之怨若斯土靡藝大田其荒稼穡之功不加於此寢訛之地或在其中而欲徵諸我箱問彼嘉穀非苗取實慙於老農弃本求華違此通論州縣以廣地為務入粟是功用藏於人何必改舊使司以惠言及物準度從人誚彼均收黜於加減罪雖一致法欲重科然不伐有詞且稱從責隨時之義庶叶論刑

同前

張調

贊王理制國用稽諸縣籍抑有彝典故命敷土聿與五負之規用師頒田式均三易之賦歷選列辟率由舊章國家

大責四瀛咸則三壤穀出不過籍所以豐財萊田不致征寔惟饒衍麟書是紀象魏攸縣浹日使觀先庚以令何彼咨嶽猶大禁之因循孰謂法雷亦小東而杼軸既徵求之無藝翻給貸之是憂皮之不存毛將焉傳百姓不足九式何施外臺則驅雞善嚴使司則害馬已去雅符中典勞薄言

同前

張寂

我田既臧農夫是慶畝碩則播歲成厥功如浹如梁或柝於稷稼不狼不莠載嘉於曾田彼之荒萊僻在窮野芟夷未絕耒耜何施便加稅畝之徵豈厚生人之道且漳河富鄴涇水利秦人既有臧國亦云幸當今百姓為心六府修教命勸分之使崇務本之農漢苑空閑已許蕭何之請魯田厚斂見讓哀公之昏人若屢空君孰與足州縣以政刑不用輿訟是招使司以公職務平天下必稱雖假詞於給

貸終失得於當官請寘明刑以鑒多士

同前

魏提

劃為九州咸則三壤或溝洫創制或阡陌從宜肇允萊田無聞稅畝今欲務耕興利盡地勤農驅役冗食之人示以不毛之罰則可規堰豬肥一作壻而辨等視舄鹵以分疆必遵桀貉之中是行什一之稅惟此州縣沮闕為蓋臣不率古猷獨師襟抱而上下加減謂叶裒多之義據畝均收欲見無偏之跡曾不知定其可墾則奚適非宜捨彼所餘則仁將何遠欲救茲弊圖以拯人異李悝之上熟同冉求之急賦將恐事非適變粗怒惑於朝三日用不知馬力盡於劔百輶軒高責何所逃威外臺薄訴終思憲罰

同前

俾彼甫田爰分沃墾定其差等故九州攸同處有勞逸誠

萬人是繫周官掌事征稅畢均皇明燭幽遠邇咸勸德音天發直指風行既有察於農功將不遺於屋粟翦萊非季路之政就蕪興元亮之詞責郡縣之煩勞慰黎甿之薄訴借如據畝數以收率隨上下而加減蓋議事以制示得便宜重戒年飢頗符日用苟殊乾沒獲矣何堪使司雖欲科懲愚謂傷於嚴刻且萊田不稅實師古之通方倉庾流衍乃自公之上務繡衣匪同楚失應副九重州縣請宥漢章賞其一切

同前

任瓚

宇宙為家寔惟天府疆理為畝成賦中邦而九州同風萬國共貫莫不開廬井以平賦稅準沃墾以明勞逸則人狎於野穡而成功是以晉一作秦置爰田既易種於差美周人稍地復出布於不毛相彼萊田是稱餘地舊不應稅今則有

徵事將利國法焉循古紛雖若人訟而略陳地宜何者彼田若焚雜草溝塍相錯稼穡屢登亦可據畝數以均收隨上下而加減必孟春月陳新未事疑即不應而可坐處非法一作疑况州阻飢饉薄言給貸於均地一作輸之法事舉其中軫憂人之道歛從其薄勸農便國待子而行即實徽纆未為允當

同前

樊一作冕

夏闢山川用疆井邑四人得業萬國作孚欲令應陽和以藏事候秋霜而畢力故除彼公田人耕百畝用資國賦家茂九農是知居堵即勞處沃便逸必耕奧壤以易萊田析南畝之有年望西域而必獲誰謂田其蕪矣似陶令之歸采稅輒均收疑魯卿之厚歛使司以愛人活國人富則國殷州縣以反裘負薪裘敗則毛落既未閑於大體徒輕擬

於小東縱訴將備年飢終合請裁天旨使科非法未失清通

初稅兩判

所司初稅畝怨者實多僉議罪其變法中尉云匪躬之故兩執不同

對

王之貴

筋力長財任農勸業利則已久稅宜在均或秉弊以歛輕或因虛而歛一作重邦都以入未息夫家之征倉廩是資仍鞭什一之稅籌茲變法初欲贍官亦猶搜粟都尉冀立阜時之策司農中丞用成強國之筭雖將實於邦府恐多奪於吾人人其不足國也何有徵之以古則魯公之制難措用之於今則有若之言可尚出其過籍非禮誠深言入匪躬過之已甚

同前

趙栖簡

大道既行農不易畝中孚斯及國有常稅各修九賦之職
寧奪三農之勤惟彼所司於何妄作隳周公之垂法行魯
宣之弊政穀出不過籍已舉丘明之凡法迺變於人寧規
商鞅之律吐則骨怨誰任其辜主上情殷納隍慮一物之
乖所見夫栖畝欣五穀之荐登德澤既滂和氣充塞誠可
減從輕賦須允下人之喜一作善遂行厚歛虛憑中尉之詞事
則匪躬罪當諸已則倭校滅趾茲咎未深而剥牀以膚取
凶斯在

同前

孔齊參

賦政任人取之有節體天立制惟變能通倚歟主司厥初
稅畝稽諸魯策用採漢章雖怨咨之談實多橫議而損益
之政或在權宜然則擇利而行何常之有舉以非法斯其
病諸者較其短長於是乎在

同前

尹深源

先王制禮將使田賦有經中古從權亦由國用不足履畝
而稅侵農實多小東作詩見刺於譚后大桀為論甫聞於
魯臣既繁抄歲之征同起邠寒之怨徒欲附上焉能服人
且已効忠未為干典當採議於中尉諒無嫌於所司

同前

高璠

周官立法唯聞薄歛魯用不供爰行大桀皇家布聖敬之
明德貴因循之令典乃脩弛賦之道不足宜陽之計什一
而稅億兆以庸何彼所司率由非政不能和彼三事申物
土之宜而乃鳩于庶眊成取怨之道豈自貉之為制其於
蠶而不若臨財無苟其曰是乎於義或忘未為能也惟此
中尉曾無內省若利社稷則死生而以之斲我彝倫在憲
章而勿捨益之為助空望於十朋享則未終且成乎一握

獲夷不同於入腹出否幸從於顛趾

同前

張秀明

什一而稅周道如砥二吾不足魯政斯壞國家隣善以化
寶穀而理上下皆給不學筭車移人邕和大來唯知手舞
足蹈嗟爾加稅昧我大猷曾不慕於若堯坐貽陷於大桀
將謂浚我有司何取於匪躬寧有盜臣中尉且多於尸祿
儻能率法抑有前聞若苟而為斯亦奚問

同前

杜據

郊賦有籍邦政是一作定數制乎上地無越三人之倫居彼中
田常許兩家之共始成薄賦乃曰恤人周末無年魯初有
制憂稅畝者弛一作施自哀公對盍徹乎聞諸有若所以人多
怨讟國起侵伐動干戈而稅繁供軍旅而儲廣抑為末也
寧一作未是本歟當今薰風阜財協氣登穀兵則不動入其

以寧斯足解愠之時奚為變法之稅中尉推過罔失臣儀
輿人頌康當歸帝美兩執斷矣一言在茲

履畝判

丙為諸侯履畝擇其最好者取之百姓上訴御史糾違法
云非入已

對

常日進

政在利入法難變古苟非慎舉事則不經伊丙列侯無聞
嘉績未明盡地之力獨開履畝之稅且以小惠誅一作殊怨
莫見安人之理蘊利生孽先聞入已之嫌重稅既同於魯
侯盍徹明弃於周典憲臺糾實謬實可準繩分土煩言益
為文過敢告司敗宜慮一作真薄刑

同前

慮術

涼以作法弊尚或貪謀之不減事將奚適丙桐珪荷寵茅

土分榮既稱孤之是崇在養人之為政不有如傷之視遽
興厚歛之文且井屋既殊收稅有數人或不足君何取諸
苟縱欲之斯行紅粟多積豈堪命之能久黷首何安敢請
焚書將以和衆遂命持斧以問部符縱非入已之科須當
擅賦之責

同前

下民 唐諱

崔恁

公田有洫私稼有封人或小康居孰與足丙分茅錫爵翦
葉稱孤奪力役於夫家怠政教於公室一作徒使我疆我
理空對汙萊爾宅爾田唯瞻硤确不勤東作但履西成急
下民之見糧既同蝥賊務公家之厚歛寧有盜臣豈漢文
施令之心乃魯宣救弊之術子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我
愛其札請導疑作尼父之言未可加刑宜從削地

同前

朱濟

俾侯胙土分茅一作撫封視彼黔黎均其毛羶今者制田非
夫厚歛殘人履畝尚徇於魯宣宣盍徹蔑聞於有若且農之
有畔穀不過籍小禁之規是舉大侵之札謂何此而浚我
以生無乃刑人之力既貪膏壤取溢京城獨阻南薰盡其
東畝雖非入已已是盜臣無罔繡衣請從褫帶

同前

傅昇卿

制邑居民務農肥國均夫家之閭井永保士房區徵載師之
遠近將安地著帷丙職登牧伯位列諸侯茂播勸分須聞
露冕之化霑體塗足當矜曝髮之勞而乃不問公私無論
沃墾取其翼翼之稼擇彼茫茫之田同魯公之無恩穀梁
是議類季孫之苟賦尼父有言將刺大東何殊小禁嗟孤
裘之非當宜豸冠之是糾何者倉惟國廩食則人天雖欲
國實於倉其若人勤於食務知遠者不悅乎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三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四

判二十二

田農門二十四道

祈年判二道

糞田判四道

命農判二道

學耕判二道

圭田判一道

履畝稅公田判一道

不受征判五道

津吏告示方傷水判五道

軍士營農判一道

稅畝多於什一判一道

祈年判

甲擊土鼓祈年穀於田祖司察以禮不下庶人寘于罪不伏

對

先王教人貴賤有等常籍為重躬耜青耜於靈壇終畝惟勤法朱紘於御典候鳥星之仲月闢龍鱗於上腴祥應函詩

析歲功於土鼓疑生魯禮罪越命於金章甲即非辜擊之
可也且援抱而進聲坎坎於田郊嘉粟佇登福穰穰於歲
報司察此舉未曰合宜甲之不伏固當其理

同前

姚重成

饁彼南畝田峻興至喜一作鑄之歌平秩西成丁壯起務農

之事國家風雷順動黍稷惟馨幸春籍於三推佇年登於
百穀野雞五彩先呈必稔之期銅雀再鳴即告將豐之驗
千箱萬庾實所荷於聖人土鼓汗鑄徒有祈於田祖況祠
祀札也考擊脩焉司察即是妄稱惟甲固應無罪

糞田判

或以齋月屠犬縣科殺生曰為輕學照切見周禮輕要用犬所用

對

衛榮

三壤克辨兆人允殖必廣地財式崇土訓載芟載柞芟盡

力乎汙萊既方既卑俾恪勤乎稼穡伊趙爾鑄有略其相

荒度厥寔函斯活是以梁梁詩如茨如梁疑作茨嘉積曾孫作

庾于斯箱畎畝歌豐婺婦栖糧於滯穗率由茲道萬邦乃

粒眷彼草人兼修稼政無忝厥職分厚堵之規靖恭爾司

省高卑之制雖陽和布始亟聞乎禁殺嗣歲將興必勸其

行令苟能成憲犬則是屠將周禮之彛章功均物土資漢

臣之舊業事取糞田叫緹赤以陳宜相學疆而有旨雖去

齋月法欲美加且八政食乃為先五牲犬實居後以牲廢

食其傷孔多棄狁務農斯利則博縣道書罰誠為昧禮或

者張皇宜其室揚

同前

萬楚

春鳶促農黎人務穡用宜種桂取化原防苟磽确之不滋
將強鑿之須糞或以今茲齋月言叫上春東作乃興咸持錢

鑄南畝斯饁必漬蕒麻時疑作器所以勸氓興鋤由其阜
俗我疆我理庶起芄芄之秀或耔或耘思播茫茫之迹九
夫助歡於歲稔十千期給於公征貪我上腹陷茲中典且
農為理本法在禁弛有利輕農誠宜重穀何繫之屠犬而
謂殺生應稽諸草人將勤浸種縣司麗法詎曰優農或且
犯齋期於宥獄

同前

趙良玉

國著九賦農分三壤將助鳴鳩之稔是同磔犬之法時惟
上月律在發生爰取則於周官遂興功於魯堵使我疆我
理開膺膺之郊原如如坻藹芄芄之稼穡藝或若此業乃
可憑彼何為政義守常典徒嚴止殺之方豈曰利人之術
且成物之急濟時收重苟能躬本孰謂不經禮合時宜尚
發犬羊之歎農為政本爰停屠殺之罰

同前

袁自求

地邑人居必參相得樂功勸事然後相親不易之田畝百
而尚逸再易之地倍三而猶倦漆林之征輕重是外園廩
之稅等差斯別欲均沃墾必資改更故載芟載柞澤澤其
耕不稂不莠芄芄其稼且輕費用犬彊槩用蕒在禮經而
可遵於憲章乎何有禹貢夏一作禹成賦標乎上中之宜周籍
立規備設牛鹿之制況明君為政動植以安田祖有神螟
騰不作科之屠罪恐涉流言寧益國以利時豈棄人而愛
犬食舊德能保全而不懼據訟卦注田有禽利執言而無
咎小狐汔濟未出險中即鹿無虞往而見恠刑云不濫君
子盡心有孚匪終渙汗何暢

命農判

得習壤膏命農夙駕桑田採茅為索人訥遇雨不充其役

對

為天者食分地而利惟茲習壤命彼老農庶夫四體克勤
三事就緒迺脂車以秣馬及零雨以星言允野是臨桑田
收稅宜其荷兼荷笠載惜光陰爾茅爾絢不虧晝夜何乃
當既泥而自廢假若濡溺為詞使七月遺風將乖陳業三
時務穡有闕成功既不昏於作勞誠可繩其惰役

同前

傳懷海

農為國本本固邦寧人生在勤勤則不匱爰以習壤夙駕
命農匪難則鳴已驅入於里巷白駒未照方執耒於疆場
克始克終惟操惟綿惟絕豈禮儀之用縮酒非祭祀之須彼茅
所資桑田為事時若見奪不利於人宵爾索絢惟彼南
畝田峻至饒意在東臯將以息未取源還淳反朴致君於
堯舜貽厥於孫謀農人性未適時智非及遠苟徒沮事妄
妄作薄言豈遇雨而可憑欲將雪而無理

學耕判

得甲於善田者學耕種養苗狀後期里父老罰之云告力
牛少無以趨澤

對

揚陳

惟農望歲勤穡則稔彼夫失時不畜何獲苟無備於器用
實謂惰於作勞甲之務分寔亦躬本同我婦子歸田峻是
司闡於仲尼善樊遲學稼柝養苗之狀將盡地之力惟先疇
克服何後期有差雖畢達餘萌行春已膏乎陰雨而不穡
招刺有秋胡取夫斯箱小懲其宜往訴誰聽况犢惟不佩
則爾牛足餘人有耦耕則我農可理竟不趨乎時澤固難
免乎罪戾

同前

劉既

唯農是務經國之令典日服其鑄長入之美訓皇上躬耕
千畝儀刑萬邦天報嘉祥風雨時若人惟善誘遠近咸勸
甲也思趙過之有誨比樊遲之請學爰屬農政務興土膏
脉起家徒四壁收無五特是蔗是菘既失於協風或耕或
或耘載愆於零雨實差龍見之序謬以牛少為說漢史箱
箱勝之遺文亦無資於負輹既推司里之禁宜處情農之
刑

圭田判

得甲受圭田所由什一收稅不伏

對

鄭楚客

禹別山河周開井邑諸侯建國錫土之義載光大夫稱家
食菜之文收著甲因門緒得賦圭田傳冀缺之封襲

彤班之賞外錄取給私室是殷雖居五等之尊猶拘什一
之稅縣司情以一作深奉法志在優人庶貢賦之取均冀上
下攸之利權豪罔避貧弱是優所俾無得其人今訴誠難
為理

履畝稅公田判

渭南縣履畝稅而御史劾之曰公田不善恐乏軍儲

對

凌正

兵惟靜難食以聚兵儻歲計之無虞必軍須之不繼縣司
以其職日給料彼倉儲疑疑公田嗟不登於晚歲嗷嗷士
卒慮縣罄於糗糧厚斂之旨豈坐於冉求盍徹之稅已聞
於有若情非徇已事或從權請霽霜簡之威庶獲雨田之
稔一作庶

不受征判

甲有賜田不受征稅

對

王智明

王者制田庶人計畝徵孟子之說徹故難移讀公羊之書禁皆不可然則食土之子與執圭之人按籍既有常法加田固宜不稅此乃行古之道誠非今之宜甲之所執或未為允

同前

賀蘭賁

分畫郊坵敬慎封守必正其經界均其牧井故上行其理而下得其和雖分制之有常蓋貴賤之異等夫○畝不稅所以備公私圭田無征所以潔裡祀理其昭著礼有明文豈以伐冰之家同擊壤之伍甲之不受誠謂其宜

同前

盧禧

農之制地征不過籍德將見優賞莫為稅伊甲也之介福承承賢者之餘慶樹勲公家列爵王冊既未封於列土方受錫於加田爰乃後昆克奉先業責其徭稅徒稱聚斂之臣守以莫從是謂博通之士請依周典無撓戴經

同前

盧象

惟甲受茲明命允膺舊德公侯之勲著在盟府恩澤不泯傳之子孫錫圭田以厚賢在王制而無稅徭斯什一頗涉無籍之言議以三章終發有享之訟

同前

李喬年

王者之制加田無征蓋欲崇厚賢安人薄賦眷言彼甲王室作藩既德襲而受圭亦班朝而錫壤且什一而稅周之通法緡算是資漢之舊典萬姓殷阜中外康寧有大夫之家尚苦於征稅法令爰著不稽於舊章片言可析斯之謂矣

津吏告示方傷判

得津吏告下方傷水請毀左右堤水工景固爭

對

魏烜

決河之虞備聞前載隄防之設厥務非輕故得其宜則俗除墜墊如失其道則人受沉淪由是禹得玄珪漢陳白璧古來所慎寧其怠諸且將毀右隄則左隄不理下方之弊為患將深漢代成規自尊奉不達舊載昧於物宜輕此毀除未聞其可水工之議得通方

同前

梁渙

遠通漕引近切河渠擁左右之連隄隨淺深之積態屬流水水之至長河沓起桃花森森實類迷牛之闕一作竹箭滔滔方比鑿龍之迅委輸無限傷害為虞既為最堤固全豈使下方傷水導之則可毀之匪宜無律從吏之言請依水

工之見

同前

鄭遂初

九土之宜高卑異等百川之勢向背殊源所以堤設沉薪以防其溢河流酸棗竟被其災今者津吏所陳水浸方盛請毀提而取便遂抑強而扶弱考古類傾之異前後乖奉之宜未爽河渠之篇深荷醫溝洫之記工人有諍即事須通請更辨於今刑方可遵於古典

同前

盧韞價

覆釜遐源濫觴遙派龍門激浪飛竹箭於千里馬類驚流擁桃花於三月尺波不性素序或臨霧逐牛迷查隨客至維舟不易航葦稱難洪濤之委無涯下方之傷遄及隄防是制啓塞隨時固之則兩傷毀之乃雙美津吏宅生禹迹行偶克封名廁水官位居河右使迴天之浪遙注百川濺日

之波滂流九派水工末品直買公心美垂柳之懸堤借甄
子之成詠雖守挈瓶之智還貽膠柱之責依津吏之請杜
水工之疑不俟終日於是乎在

同前

李和仲

潤下斯弊漂流是虛欲崇堙塞必藉隄防津吏以下方致
災冀應除毀水工以長堤作務不可依憑競有兩端事難
雙允請闢千里無虧五詞則極弱不待於行規聞諸往說
而塞川頗類於防口得以今辰方見河渠之書自閑標準
溝洫之志以會規模左毀則右傷則左弊左右俱毀便沉
下方津吏之言雖陳水工之志難奪既不合毀咸宜告
知

軍士營農判

得丁上書請令軍士自營農隙而教戰節度使稱疲兵於

隴畝緩急非可用也

對

李淑

先王教人必資農本諸侯振旅實因事隙苟法度之不率
豈黔黎之克安彼丁以阜俗為心類夷吾之寓政節度以
疲兵是恤爽充國之嘉謀昔楚宋理戎尚反策耕之士魏
蜀堅壁猶分上下之軍方今九服賓王四夷即序宜修文
以化俗豈黷武而屯^師旣車書之大同何緩急之爭用兩端
之要片言可知

稅畝多於十一判

得縣官稅畝多於什一御史糾其擅賦歛訐稱盡供軍旅
二猶不足

對

成震

當官而行必議徵斂賦里以入宜均有無政或違於小康

稅乃行於大禁是以我疆我理分上下之田有國有家建
中正之術不是過也皆將取焉伊惟縣官昧爾為政誠合
酌於古訓量其經入使穀不過籍人斯樂輸今乃將多徵
于前復重歛其後所謂莫益或擊徒聞浚我以生雖億兆
是謀用給如貌之士而徵求失道寧忘碩鼠之詩且九年
之儲常聞富國二猶不足匪曰能言請從避馬之繩庶叶
公羊之訓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四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五

判二十三

田農門二十二道

勞農有關判二道

惰農判三道

棄農判二道

居喪惰績判一道

均輸田判二道

田中有樹判三道

易田倍数判一道

給地過數判五道

屯田不開渠判一道

屯田佃百姓荒地判二道

勞農有關判

冬勞農大酋有關主司糾劾訐稱六物未備

對

徐景暉。

昔在右稷躬稼宣命王籍用天之道因地之利率先以勸
勗本斯在是候春鷓初飛鎰彼南畝秋蟬已噪獲乎東臯
順月令以迎猫佇星迴而合蜡八政罔忒九職攸序搜粟

多乎教廩典農蓄於京坻以備荒札將禦凶饑而獲田滿
篝豈用溥于之晒載銷入野常聞王丹之勞惟彼大酋是
稱司醞徒學杜康之藝有懋儀狄之職陶器必良工善其
事火齊戎序職司其憂和羹既用於鹽梅合醴必資於麴
蘖六物未備胡不及言三農既休忽此闕札使上農空迷
於帝力大酋合寘於國章

同前

張榮問

蓋取諸益乃九苞之資始仰法於旗天文書酒旗星亦六
齊之攸作國家制事利物順時設教豳詩土鼓不忘舊章
飲酒勞農聿修前典屬務畢南畝歲居北陸司穡無事索
綯以居野人草笠斯亂我皇流澤既一弛而一張樂
夫力田必強飲而強食俾乎老物是息峻人醉止百禮以
洽一國若狂瞻彼大酋掌此公酒既盍緹之有闕六秋稻

之未備入而是亂方事畢脩職司其憂必作事而謀始欲求
無咎豈惟刑之可逃

情農判

甲有田不耕被罰三夫稅粟以質劑致人甲告旅師施惠
散利法司科旅師罪不伏

對

林濤

敬授區分經邦所重峻農懋力締俗攸先行夏正於東郊
黎元不惑歌豳風於南畝田峻知勸逖覽藏書率田茲典
乙逢昌曆甲預克封玉燭時和無聞於勸勵金刀產匱罕
見於籌謀異楚容之逃名耕耘不嗣匪梁巖之徇節蔗羶
何施行有察於農功遽見徼於屋粟質劑爰致投告旅師施
捨未忘貽刑司敗採周年之故事頗叶常規求聖日一作
明科稍乖通典但以薄言未息被罰猶嫌簡享五詞詳明

八辟待窮根柢方寘彛條

同前

儀崇哲

三推貽昭賁於天田萬井開規斧揮於地利故五稼庭碩
成厚下之道四毗阜茲得奉上之績甲圭衡賤彙農保淳
生青郭無起伏之田綠野有蓄畬之地爰稽版籍舊一作應
列郊封匪蠶而衣著於前誠不耕而食豈免後科且甲異
畜夫師非田峻瞻惟墮窳不勤百畝之勞空致質劑未捨
三夫之稅賦旅師之散利以避罰而尤入美國合券以免科
終飾非而為己眷茲甲罪峻刑章惟彼旅師請從寬典與

同前

九扈

一作

分官四星禹彩廢其業則金湯莫守修其本則

禮節是典故晁錯獻書每論春稼仲舒上策特說一作秋

麥人之天也其可輕哉甲有良田從來不墾佩犢之風未

葦維魚之夢豈以戎粟輸官自貽重罰輒將施惠遂有薄言
然而周覽經史備觀賢哲漢臣散利不見貽辜齊客市義
無聞結怨欲加嚴罰不亦難乎甲告誠是妄陳旅師請從
寬宥

棄農判

乙農家子棄業從戎縣令捕而科之詞云征稅繁重錢在
其中苟圖庇身非棄本也

對

叔孫伯

三農飾力九穀是資田祖報以斯箱蒸民由其粒食乙輟
耕隴上擐甲戎行棄帶經肆力之勤務投筆徇身之計遂
使經行靡望委臺笠於中田尺籍移名閉蓬門於故里父
耕子播亦足庇身君義臣行如何棄本而乃昧洪範之先
食決逐嫖姚黜素王之去兵輕逃力穡徒託詞於凍餒終

難違於刑憲且縣尹之職鄉戶是司觀惠化於字入定否
臧於機負必也稅符大禁詠減易克坐琴堂以素食帶墨
綬而尸祿自宜褫服寧止免冠待窮兩造之詞聊舉一隅
之說

同前

張叔政

農政之先戎事之大乙也業惟田峻流匪其家固當不見
異物豈伊敢有貳事屬裔夷壓境殘賊犯邊誰謂百夫之
雄且懼二吾之稅退惟憂於餒在進或望於名成秦揚漢
殖傳秦揚以田之蓋一州非其事也定遠之遊萬里竊有
農而甲一州之軀寧顧西成之業縣令名當墨綬志在
慕焉誓捐中野之軀寧顧西成之業縣令名當墨綬志在
繭絲惟雖一作求化洽之方奚必禁人之犯況北虜解辦西
戎屈膝聖朝偃伯之日賢當相入之時已見小康孰虞多
難是知且耕且戰荷戈非黷武之夫足食足兵釋耒豈情

農之士欲令科罪必使正名

居喪情績判

得甲居喪不績採訪使責太守風化不著詐稱誠耻之也
是亦為政

對

柴少儒

先王禹教則喪也寧戚君子立身必造次於是甲何為者
焉知禮乎情爾庶工隳我王化既稱家而罕制復居里而
無職且啜菽飲水樂盡其中泣血寢苫孝乎斯在何必厚
藏醢醢傲襄公之送妻自可薄盡有無同子柳之葬毋忽
而都闕未之前聞不績無繅則周官之故事有喪勿服乃
邠人之匪臧況八使觀風澄清可尚六條曠職政化蔑如
不懲熊軾之憇孰謂蠓筐之責

均輸田判

吉泰將均輸地上已籍下人告不合

對

丘岫

禹制初闢周疆肇建蕭收漢閣益掌虞邦井田有差經隧
無紊順陽和以肅事映秋霜以畢力四時得業萬邦一作未
享豈容吉泰愚驚致心誣妄拚言與盜亂名改作革公田
以入己自犯嚴科移私籍以安居不知天憲往聞匡子今
覩吉生幸付司刑以議其罪

同前

樊光

大邦列土畀畫有則齊毗分利割據必書苟非躬田無或
編版功以受錫人其捨諸吉泰攝生明代志事耕鑿率情
暗昧固貪井屋官未聞於三命謨亦乏於九功臣救本無
封賞何有輒將均輸之地以載克家之籍則弘羊藏事今
也雖存劉盆祝食此而安取既黷常典合寘常刑

甲中有樹

乙有樹於田中里人讓之稱在疆場

對

薛季連

天官分政載師任土必均三壤以務九農乙則匪人其何
妄作將有樹於田畝誠害稼而傷農稽諸古經則有之矣
考以今制誰曰其然里人有享可以受服乙也非古宜乎
禡帶

同前

張璜

國有謨訓人惟定居非周封之井疆異泰制之阡陌乙有
嘉樹森乎甫田上含煙颺下潤溝洫擢本抽幹豈彭澤之
五柳負陰向陽等江陵之千橘此乃是地良美繇條草木
有滋稼穡看施饁野之勞益我公私見滿如坻之績縱使
羣林聳秀何妨百穀用成今則不靡薦葦况乎實在疆場

里人之讓未知相土之宜司寇之局須實贖金之名

同前

緬彼古制悠列塲人候農祥之戒晨服先疇之畎畝乙隅
昌運不知帝功是薦是蓑爰稼爰播塲列瓜蔓圃資蔬材
藿靡芬芳載阜其用多稌多黍乃顧於中田優哉游哉坐
矜於老圃果碩於灌或成蹊而則妨枳樹於籬任為疆而
何有里人不職輕為誚一作詰讓徒肆無稽之言難投有疾
之任

易田請加倍數判

後篇作授田判

乙授易田請加倍數所由以非寬鄉不給訴云三易已上

對

敬拮

勞逸異等廣狹殊制易固有數授惟從宜爾乙于何伊田
是職末夫櫛櫛徒思畝疑作敏以四支闕彼萊蕪難後篇豐其

五穀因而上請冀以典從但務居墾之嫌莫原負郭之貴
且一易再易禮誠舉以加饒近郊遠郊義或隨其衆寡枝
辭不已甚所未然

此篇五百二十六卷重出今已削去

給地過數判

甲給地過數科所由曰更耕之田

對

居民唐諱

韓秀榮

總目作明

掌地之圖辨邦之數分疆畫野度土居民將以均其賦役
壹其征繕俾上下而為宜體磽肥而施法甲之所給類彼
均人度以物情頌其職事我疆我理雖差百畝之田如茨
如梁何乖一易之地且稽諸王制考彼周官當務審其銜
求而克均其政令李裡為魏方興地力之能管仲相齊式
廩軍實之要更耕而穰豈昧隨時受以公田雅符通典若

科之罪忽使能殖

同前

柳子温

磽肥異宜給授殊制苟夫田之可易在公道而奚爽惟甲奉其所主念此為農無怠無荒將陳耕鑿之力是蔗是菘以期家國之利雖在勤不匱而處堵則勞風雨每調莫覩如雲之稼收穫斯至空嗟懸磬之室徒逢時於樂土終歡乏於良田懷不足而是憂思鼓腹而何及觀其所給察其所由在周典而無辜論漢史而何著惟農是恤於法何乖寧易地以豐財豈守株而喪本更耕之訴據百畝而何傷過數之科在三章而宜捨

同前

蘇備

沃土墾土厥有區分一易再易非無異制定資均政以利耕者甲有司也政實存焉因茲地力之殊計若農家之請庶以通其勞逸齊厥等差寔謂更耕克精受授孰云過數且曰守經古可明徵今寧有罰

同前

張濯

八政交修桑農為本六官致理富教居先將取地財之生成須辦夫家之沃墾惟甲率是吏職行乎周禮我疆我理爰受授於三農如京如坻佇陳陳於九穀足使丁壯盡力汗萊合宜何斯有功輒欲加罪若也閭閻擲比煙火星繁占天子之牛田廢將軍之馬墾則當惟辦布政求弊是圖況今邊鄙不聳流庸適至宜翦一作荆棘俾生稻梁勸農既任其易耕給地何限於過數庶從行古未可非今

同前

張澹

凡制農田是分地職家給百畝夫當一廛矧伊所由慎乃厥事善相丘陵坂險能均地邑人居使一易之田加之以

三再易之地增之以三蓋居墾土者勞宅沃土者逸將更
耕以獲利與不易而方齊故俗阜時康以廣數圻之外家
給人足寧嗟十畝之間曠土既無代田是正欲科之罪其
名一作有詞

屯田不開渠判

甲當屯於戊己校尉故地乙告其常行厭勝之術御史按
去唯使丁開渠播種不伏科罪

對

張憑

富國強兵允資重種闢土殖穀必俟良農雖去因地之利
無爽用天之道惟甲克勤稼穡受任軍屯候正歲之布知
乃宣乃理一作及王瓜之生夏或錢或鑄遂使其茨如梁
必周戊己之地其比如擲不忝京坻之詩眷此屯功宜蒙
上賞誰聞與利之舉翻招厭勝之訟然而六甲紀則剛柔

異體五行統歲穰厭分區首獲賴於柔嘉固無嫌於法術
況丁也為役職此開渠雖決泄之誠勞豈蒼黃而妄告仰
稽古訓甲則無辜旁酌人情乙宜致詰必若事非政要術
異農祥請遵持斧之繩勿恕薄言之訴

屯田佃百姓荒地判

諸畿縣置屯田佃百姓荒地主今復業請自耕種屯司不
與縣司執申若不還地人即却逃

對

李暄

敬承畿縣素匪萊田是中邦之廬伍為上農之井賦日者
旄頭失象狂寇亂華王師未赫國人猶恐是以苟安便地
多出近關惜三逕之就荒歎五溝之不樹人迷可復土利
宜斯等充國之大開時欣歲定類信臣之廣闢每詠年豐
今乃黎庶重遷歸還樂土服先疇之疆吠守故里之粉榆

將特襍禩願事蔗菘誠宜饒彼南畝勞乎東郊國本必於
務農人安固在循業求言縣執何謝屯司

同前

賀蘭廣

人散又矣地廣大荒開都護之屯田闢天子之縣內且耕
且戰歲取十千以餉農足食足兵武有七德以威敵殊管
氏之見奪異周制之不頌且運屬中興人多復業惟桑與
梓詩人興敬止之辭安土重遷縣司敦仁一作人之禮請
從地著之業無俾流洋之歎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五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六

判二十四

田農門二十道

蜡饗不祀判三道

授田判一道

無溝樹判一道

多田判一道

工商食貨判二道

射田判一道

名田判三道

列侯實封判一道

井田判一道

田中種樹判一道

屯田官考績判一道

修隄請種樹判一道

秋零判一道

賑給判一道

修耒耜判一道

蜡饗不祀判

歲十二月有司行蜡饗不祀司畜迎猫而祭之御史糾云
古之君子使而必報

對

陸據

窮陰殺節流歲云暮將舉祀典必參故實無忘報本之始
一作敬一作用伊耆之禮聚百物以饗息人大義為一日之蜡非
賜能知瞻言所司是為之祭八神降止一國期集於焉觀
德必也知古迎猫無闕言除碩鼠之患司畜不預且有若
教之餼雖祭能如在樂已吹豳而禮尚有疵人多攬魯有
鬼或爽誣神若何事乃遠經儻受嗤一作於草服國有報憲
宜見繩於繡衣

同前

鄭岑

大司徒以物地事小宗伯是禮入神我稼既同則田祖斯
饗爾酒既旨故畜夫載馳堯典授時羲氏成於歲職魯人
將事宣父與於蜡賓二三有司是勤執事美不薦守自以
速尤至如土反其澤之年水歸其壑之暮必合聚萬物而

索饗焉款使仁之深義之盡然後神不乏祀人亦報功今
者所由實未躬古且藏冰以闕猶祭司寒何殞霜既成獨
遺司畜雖迎猫而祭其如避馬有辭且以德勤人糞三
施而無報以庸食鼠將一祭而未忘況主稼則人食田惟
獸弃人與獸雖祭何為如或不有是神無足稱者一作必
也猶能為鬼不其餒而嗟乎主祠何以展事不如林放有
問豈得李札無譏卒為漢儒尚見非於齊魯未乖周禮何
謬居於滕薛御史執法愚所謂藏

同前

侯上卿

恤祀惟聖頒官有典三冬索饗以蜡昭報日享皇澤非木
賜之知歲勸農功首炎一作帝之奠所司恪謹成式厥圖斯
未豳詩土鼓且奏和音表貉昆蟲固茲咸秩雖田惡鼠之
食在禮遵猫以迎豈可獨忘播時見遺司畜伊耆氏之作

蓋不異然大宗伯之聽孰云能守御史以冠雄鐵柱糾謬是彰彼以口異金人飾詞猶費徒稱君子必報曷若明神處前古而強援使亦奚據請從白簡以奏彤庭

授田判

已見五百二十五卷

敬括

無溝樹判

得甲掌事所司劾無溝樹之固云任其財器何用勞人

對

李暄

庶官司局共為藏事各守爾典無廢厥職苟政令之或乖將會計而焉取甲理從邦教位列遂師甸稍縣都宜分地域封疆畎畝不奪人時而乃闕四井之蓄畬廢五溝之種藝女桑不樹見戴勝之徒飛夫田無征望竊脂而何啄既莫喜於田畯又非成於穡人尚阻農功孰供兵器為見不勞而逸無業而居雖有愛人之詞難恕失官之罪

多田判

丁多買田至四百頃極膏腴上賈他財物稱是御史糾之云天恩敷加賞賜不是贓賄

對

丁家類封君田成末業是稱近甸亦曰膏腴資貨乃兼於中人沃野自登於上賈義殊不穡頗謂多藏道則惡盈志何自滿必也德均洙泗學究典墳專經述鄭玄之風精義盡丘明之奧學優則仕道尊為師類張禹之買田殊蕭何之遺子况稱恩命豈等平人御史繩之終難糾結

工商食貨判

得乙為縣令授田不均科之訴云工食功商食貨田故少

對

何士幹

三壤異宜四人差給用懲未作示禁淫利乙任當撫字能

率典禮以為播植務農實粢盛之備貿遷變業非禮節之本遂用均其力役別以等衰類農家之一夫視工商之五口詳夫周禮則異井田之制稽諸漢志是平同土之法冀以無而易有期彼竭而我盈各適所宜足見人而無黨不相僭奪可謂政之有經誠往訴之有孚將義刑而奚據

同前

李覲

給受有數田畝則差何患不均是亦為政顧惟彼乙親物為務則三壤之典平四人之利以為用貧求富猶或慕於工商化有遷無詎均勞於薦葦聿修稼政式瞻農人罔愆五口之商俾齊三倍之賈冀使通財易有資殖貨以藩身寒耕熟耘望豐年而潤屋不均致訟且曰未孚罪歆加之令有辭矣

射田判

或入於京兆府射蔭田

對

三秦奧壤陸海良田原隰條分溝塍脉散涇謂傍潤鄭白疏流荷鋪成雲決渠降兩抗稻漠漠黍稷油油無爽蟬鳴之期有至鳳冠之稔其地則上厥價惟一作彌高準丁而請則無妨廢據勲來射交爽事宜理既不通地須追奪

名田判

乙為列侯名國縣道有司糾云既違新制請沒入縣官乙訴云雖已受封實未之國不伏

對

李丹

捨爵策勲必由舉德撫封胙土皆以報功苟薄厚之失宜在短長而何據乙之所賞是曰通侯皆授名田享其生祿權立四夷之制不殊五等之差經界本出於有司賦稅不

闕一作於主一作國未知所過徒肆薄言寧虧菜地之名以益王官之邑宰之所理事或不然

同前

帝建

錫社啓土闕國建侯惟彼占田制無踰等瞻言縣道未可裂封乙實無良不能幅利慙晏嬰之辭邑雖謝能賢非丞相之出關未宜加罪必也異蕭何之窮僻同王立之占求則漢典可遵殷鑒斯在待於閱實方正爰書

同前

杜萬

庸功制爵以國俾侯司勳是職太常是紀錫周官之彝器分漢家之茅土古之成憲今也則殊乙之所封義符分陝介珪入覲盛君子之威容加田無征備優賢之榮寵何縣道之爲潛宜有司之見劾徒用多言是爲害政

列侯實封判

得申爲列侯以名田縣道所由以違新制合沒官訴云雖已受封實未之國不伏仰處分

對

樊系

五等疏封三壤咸則其於疆里各有區分甲忝居列侯且未之國威儀有翼雖委質於清朝日月其除終望歲於嘉穀爰在亢野是用占田將植油油之苗冀獲芄芃之稼未侵侯甸之服且近蠻夷之郊於典章而莫違取縣道而何害所由未詳漢制恐奪齊人將欵入官無寧非法

井田判

得縣申歲十月入人里胥使婦人相從夜績每月課四十五功聽其歌詠行人善之猶子路接察禁之太師以失職致詞

對

元稹

天迴地遊陽生陰息玉衡指孟冬之野促織鳴寒金昴臨
短景之昏厥人當燠疑作相彼同色疑作懋哉惟時戒坐
墜之里胥稽其既入率同巷之衆婦績以相從素緒霜柔
共紛如於末漏紅光炎上俱省費於餘輝夜兼功以日多
日存課而年最若庶叔之勸蜀孺袴與謳類古公之居豳
茅絢斯誦故令風俗翕習家室乃宜有未得其所然或心
傷而發詠則標梅求吉編王化之音采芑懷征列雅章之
內行人掌乎宣布載在搜揚得詠言於此邦將遐徇以適
邁太師典樂允被克諧之恭按察觀風何為失職之禁先
王制法寧罰有詞

田中種樹判

乙於田中種樹隣長責其妨五穀乙乃不伏漢書食貨志
種以備災傷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
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志作還廬樹桑云云

對

前人

百草麗地在物雖佳五稼用天於人尤急乙姑勤樹事頗
害農收列植有昧於環廬播稼遂妨於終畝雖倚桐梓漆
或備梓人之材而忝稷梁宜先后稷之穡苟虧冒隴焉
用成蹊縱有念於息陰豈可伴於望歲植之場圃合奉周
官置在田疇殊乖漢制既難償責無或順非

屯田官考績判

戊為營田使申屯田官考課違常限省司不收辭云待農
事畢方知殿最

對

前人

要會有期誠宜獻狀籍斂未入何以稽功戊也將俟農收
方明績用三時罔害然有別於耗登五稼未終安可議其
誅賞當從責實寧俾課虛苟歆考於歲成姑合畢其田事

雖賢能是獻比要宜及於計偕而稼穡其難收功當俟於
協入詳徵著令固有常規農扈之政不乖蘭省之非斯在

修隄請種樹判

乙修隄畢復請種樹功價有司以為不急之務乙固請營
繕令諸侯水隄內不得造小隄及人居其隄內外各五步
并隄上種榆柳雜樹若隄內窄狹地種擬充隄堰之用

對

前人

善防既畢固合程功柔木載施亦將補敗丁之亟請誰謂
過求隱推之役雖終列樹之思尚切有司見阻無備實難
苟恠養材之資蓋非長利遠求為捷之用豈不重勞當有
取於繕完顧何煩於藝植且十年可待五步足徵防在未
萌著之先甲因而致用庶無瓠子之災言之不從恐類匏
瓜之繫

秋雩判

得景為宰秋雩刺史責其非時辭云旱甚若不雩恐為災

對

白居易

居常授時政則行古恤人救弊道在從宜早將害於衆盛
雩難拘於秋夏景象雷是職不雨其憂苟旱魃之愆時虐
既太甚雖蓐收之戒序雩亦何傷冀有聞於鶴鳴庶無慮
於狼顧馨香以一作有感夕且望於月離稼穡其傷時難遵於
龍見雖事乖魯史而義合隨時製錦執言是亦為政褰帷
致詰未可與權

賑給判

得丁為郡歲凶奏請賑給百姓制未下而集無散之本使
科其專命丁云恐其集無人困

對

前人

臨邦賑乏情本由衷爲國救災美終歸上丁分條出守求
瘼居心歲不順成人既憂於二輔公有滯積戶將籩以集作
一鍾是輸濟衆之誠允叶分憂之政然以事雖上請恩未
下流稍違主守之文遽見職司之舉使以未有君命何其
速歎郡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恤貧振廩鄧攸雖見免官
矯制發倉汲黯不聞獲罪請宥自專之過用旌共理之心

修耒耜判

得甲爲邠州刺史正月令人修耒耜廉使責其失農候訴
云邠地寒

對

前人

教有權節業無易宜地苟異於寒溫農則殊其早晚甲分
憂率職從俗勉入天時有常農宜先定地氣不類寒則晚
成雖愆揉木之時未違把草之候正唯廉使何昧遺風縱
稼器之已修先成焉用苟土膏之不起歎速何爲誠宜嘉
乃辨方豈可詰其行古循諸品集作禮修耒耜雖在於季冬
訓此函人子紹耒耜於正月責則迂也詐之宜哉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六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七

判二十五

田稅溝渠門十八道

什一稅功臣判一道

受田兼種五菜判五道

為吏私田不善判一道

稅千畝竹判三道

徵什一稅判三道

無夫修堤堰判四道

修河隄不溉田判一道

什一稅功臣判

得京兆府行什一稅功臣不伏去賞地無國征

對

盧士瞻

禹貢三壤周頒九賦此為古制實曰有經且四方無虞法
宜仍舊三邊有備政可隨時瞻彼咸亨是為上國擁山川
之固護百二稱雄開井邑之菑畚什一編稅將期蒼庚流
衍斯箱斧詠詩入軍國豐盈去徹見遵於有若功臣何者

者曾不是思忘雨露之鴻恩有違王命矜瓜才以怙寵無入國徃同彼宋人不脩職貢類茲楚子闕薦苞茅罰可寘於刑書訟何聽於詭說

受田兼種五菜判

丁受田兼種五菜吏稅之丁去在外田稼不善詣郡科吏吏固執合稅久莫能決廉察使按郡守令不行

對

平任

度土有衆務農理國人力是借公田為居既八家而共資亦五菜而去取惟丁率常由已不迂見異守質抱甕將類漢陰之夫閑居驚蔬未減河陽之令相維彼吏而乃弗經既忘過籍之非將為履畝之稅是同大槩宜劑小東且私田於人餘力豈讓吏之不恤稼乃無成失官之譴已彰稅入之理徒執季孫苟賦周典聞仲尼之言宣公不仁魯史

有轍梁之議吏而多僻守可論刑不能莅官何逃使按

同前

平超然

擇土制邑度地居民唐諱是分公私爰制內外食九食五一作內食

外制稱上下之農遠郊近郊師有異同之賦彼丁何者實

曰田夫四體初勤五菜去樹既綠葵而白薤亦秋韭而冬

菁但類藩仁用供朝夕之費同夫揚暉取給公上之求公

田為居履畝非古考龔遂之政計田而畦讀穀梁之書損戶

以種稼則不善吏固應科既匪大猷爰彰薄許籍而不稅雖固

執而奚為分而無成於從政乎何有廉使所按誰曰不然

同前

熊季成

度土居民使有寧宇省徭薄賦期於利物政之善者傳不
去乎推丁計畝受田奉時供上周公之典斯在穀梁之志可
徵且同居八家並種五菜取其葱薤既去救乏之賙無樹

以楸桑誠得養生送死入苟利矣吾聞然此夫伊何多求
求是務不遵有若之盍徹徒事冉求之聚斂况庠舍自損
田園將蕪勤私自可以非人率礼無聞於稅畝迷而不復
過也必文以虧郡守之明宜免使司之奉

同前

李黃中

王者域人是制庠井丁之受地用給公私以耕以耘窮筋
力於歲月是薦是蓑慘容鬢於風霜猶旨蓄以禦冬慮艱
食而為饑漢陰抱甕殆欲忘懷於陵灌園庶乎自適雖屋
粟與稅園廛有征而田峻急民已闕三時之務誠知家有
賦焉取五菜之供恐非民之未宜將責吏之為當還同履
畝郡令誰可風行請效埋輪廉使即當隼擊

同前

李夷吾

五土異宜三農是物井田肇啓稅畝斯均非無沃墾之差
實為封疆之異顧惟田峻賤在主農徵收雖合以時役使
宜遵常典安得不供所賦有紊彝章將奪三時之功用此
八家之力俾務農之士東作懋期使擊壤之夫西成何望
必公田不善即過在夫人私稼靡登乃罪招於吏眷言丁
訴理或有憑審聽吏詞義將未可今者百誠滯訟八使舉
繩曠官之責自貽不法之名斯在

為吏私田不善判

景為吏公田善私田不善或以議課不齊辭云非吏之罪

對

康元懷

阜俗敦本長財飭力三時展務九扈分官自公田而及私
田俾我疆而豐我理千箱起詠佇美於詩人四體饒勤孰
慙於夫子當勸甿而有典美議課以不齊景也伊何職茲
為吏任農均力未恤於人言徇公害私旋招於或一作議事

頗彰於妨奪法難違於科繩考魯宣之舊章有同大桀傲
穀梁之前志須示小懲宜詳刑於士師蓋歸罪於田峻

稅千畝竹判

乙家于渭川有竹千畝京兆府什一稅之云非九穀

對

姚齊梧

度田居民唐諱因地制賦出不過籍汜可小康貢之無藝是

稱大桀相維乙也業乃齊民唐諱營營四時頗聞潤屋青青

千畝自比封君京兆以任切都城事繁供億主家戚里無

聞菽漢賈殖傳河濟千樹菽乃梓也後世謂菽為竹之奢

比屋編毗何擅渭川之富俾其什一而稅均夫播植之家

事雖合權道恐非右必也稅同里布征異漆林自可責以

所宜誅其入觀二字疑九土之法賦不同科四人之事業乃

殊等今乃責非其有出不以地僕雖無似竊亦有疑

同前

李峯

專歆召災蘊利蓄禍克勤子儉庶曰式臧乙志在垂竿居

子渭涘師計然之術耻回也之貧侈埒封君竹已遍於千

畝富同季氏田不播於九穀遂使檀藥之質請擅利於膏

腴耘耔之功不服勤於錢鑄府司登夫衆寡均彼有無爰

度百夫之田用收什一之稅誠謂薄賦輕斂人無桀詔之

謠圭米稷木國盈流衍之積自可貢其藝極弗犯有司豈

得秀爾煩言以成無妄曾謂鬻貨不如隸農

同前

衛備

生民唐諱異業近郊制賦以物地事將均土法惟乙何入卜居

渭汭臨川垂釣未坐太公之茅綠葉翠莖且多子猷之竹况

稍雲千畝栖鳳五毛豈異齊魯之桑還同漢蜀之漆頗為潤屋咸曰

比侯京兆救時什一之稅奚爽乙之無理九穀之許何為

徵什一稅判

長安縣徵什一稅百姓訴云取已過半人將不農縣官云
恐國用不足

對

高杲

養彼長安是稱輦轂詢于百姓賦復三農倘儲廩之未供
在畎一作田而收給稽諸魯史什一稅而可徵詠彼魏風
三百廛而斯取是為盡徹未抵彛倫雖過半有詞且悲杼
軸而官惟恤隱宜室盈庭如或水旱不時薦糞無取歲莫
資於稼穡人必慮其流亡則徹田為糧盡輸王府而賑廩
同食猶錄彼人將循古而知方亦從權而未爽

同前

莊若訥

秦雍皇居田疇惟上若年有豐耗稅則等差相彼老農聿
求多稼勤其四体庶彼千倉必也如京如坻無廢周公之

典然而不足與足有耻魯侯之問縣司雖守文不習訴者
亦率直難遠豆區之蠶必均過半之詞自息

同前

房說

務農蠶穀徹田為糧布教頒常示人以信不足於二且異
魯侯捨而雜三非如漢史况决渠降雨神臯奧區既稱百
二之權何辭什一之稅殊大禁而小禁且如茨而如梁杼
軸其空則吾豈敢膏腴兼倍於尔何傷徒諄語以無稽湏
其心而受謀抵欺亦縣曾是迷愚家財若不助边軍實如
何取給訴云過半誠為罔上之人又曰不農恐獲要君之
責載翕其舌無厚爾類

無夫修堤堰判

河南諸州申無夫修理堤堰請與之平價仍免外徭省司
以為與平價則官無所供免外徭則公事廢闕不之許州

訐入實阻飢恐不及冬成至春復挑花水為害

對

元承先

備預不虞古來善策隨事興理今亦宜然於廓最河邈界
中國來萬里之外歷數州之間榮光在浮竹箭長下千里
作曲裁瑞馬以出圖三日成霖或迷牛而為害詠言諸郡
夾河之壩堯水屢逢媧灰未正疑當作止雅南子文媧積芦灰以止澁水俾太守沉馬
空竭精成將軍負薪猶勞太息則必功土功辰事金提爰起匪用
齊人之力孰免為魚之歎恭聞漢事已蠲六月之徭大哉
聖朝實平百姓之價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苟利於人胡為
不可省司所見未空盈庭之辭州訐宜從可塞如川之口

同前

郭尚温

使人以時不奪農務前王令典歷代通規頃屬月离畢星
天作霖雨緣河諸郡水害方殷王尊之祭徒成陽侯之怒
無息是隳堤堰乃請脩營動衆與功雖不違於九月免徭
酬直或大優於百姓握蘭則兩俱停廢恐未得於隨時剖
竹則二事兼全一作行亦頗同於大過况頻遭墊溺入實阻
飢若不冬成必貽春慮理湏折衷事遣合宜則丞相無壞
破之尤將軍免負薪之苦

同前

刘潤

邦寧本固書稱經理之方慮始樂成易着變通之義且河
分南北境控青徐壤雜下田土惟上賦荐逢堯水乍闕殷
儲感發於中思索其極順時令庀工徒版築美與堤防互
設岷然特起同断岸之孤標的尔殊羽状屯田一作之錯
峙期於求逸汜用小康望免外徭式酬平價州將當撫循
之寄願瞻黔黎省司應出納之權愛存府庫俱為奉國咸
是徇公探源若混其瀦澠究理頗別於經渭何則雖言營

造本資其井田徒謂繕修未起於桑梓力當有限徭或可蠲後靡踰時價無宜給是則上有勞費人忘阻飢無關於農不憊于素縱使堤踈瓠子不復與歌浪起桃花誰能為害

同前

孟楚瓊

五材並用水德灵長八卦裁成坎宮流潤銀河有飄查之浪金堤苦縣米之憂漢書以溝洫與謠史記乃河渠發詠疏導得理編畝以寧眷彼諸州是稱脩葺堤堰縱橫瓠子須切黎人阻飢瓠瓜莫食遠申蘭署庶救梅林何高見之不同而平價之無給夫則非人莫可人則非食罔存數日暫勞猶宜不許累詢重役焉可闕如官供尚自云無私備奚能取濟况國家無事主是唐堯河內有倉吏非汲黯但使隼格與後河必申省拘文功課自有常程令式寧無旧倒免徭請價蒙竊惑焉

修河隄不溉田判

乙主河隄郡守詰其不溉田詞云亦有以據

對

康南華

長河千里聖主一清漢帝宣防猶負薪於瓠子王尊東郡尚堅立以安人所以徇公不仁時聞泛濫主司有事每見堤防蓋却略於石門亦催殺其水怒傳以客將全其邑居聚淇之竹實極以昏墊常流不弛於王道泗野寧浮於齧桑諒巡植之為功奚褰帷而見詰必入同鄭白食我京師或且溉而有餘何屯膏而不作均夫鄴令招不智於漳河異彼武安頓遺利於鄒邑良能沃野義在隨時請據河渠之書無遺溝洫之志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七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八

判二十六

堤堰溝渠陂防門二十三

梢溝判二道

菜地判一道

清白二渠判六道

開渠判一道

毀濯龍泉判六道

陂防判五道

河卒判一道

請塞斗門判一道

梢溝判

甲通梢溝三十里主者按與役不申甲云水激之不合申

對

鄭昭

先王之制庠井有五爰自滄畎達以溝洫以極下入之墊
溺變彼汾之沮洳故河渠式修煥馬迂之典衡漳既導美
夏禹之績今甲之所施用酌前訓不資穿鑿坐着通聽顧
流源之所觸望平疇之有藝況承茲水激罔殫衆痛同史

起之利人類王尊之濟物遂使苞蕭發詠無侵彼之虞汾
澮與言多流惡之美既稱俾益聞此損費自可旌其殊効
勸彼異能豈宜按以不申加之底戾但刑期不僭令著明
文後且不滿千夫法難從於五罪既不合上請即宜原宥

同前

湯履水

甲義恤蓄畬志趨溝洫懼襄陵之荐及捐孽攸通稽濬川
之前聞源流遂遠當以崇朝其雨高岸為谷無勞役之事
濟稼穡之艰里則斯遙功則其倍涇泥是沃俄分數斗之
謠韓功已成良開萬代之利歲自便稔邦由是臧異東西
之見分寧嗟別思殊刘項之有割是悅昌期激而不佻足
可嘉尚決而非役奚用申為粉署將繩恐涉察泉之義白
圭斯復宜從因水之詞

菜地判

甲為匠人於菜地制溝遂廣深二尺為度所由効功少訴
不遜禮

對

前人

十地分宜順其高下九夫為井列以溝洫式備水泉之害
將損壅塞之虞利以生人或其務本求言經典實著廣深
自畎澮而陳規及園廩而不紊守之勿失敏則有功惟彼
匠人誠為尽力審端徑術善相丘陵設夫間之小溝明遂
上之有徑水勢地勢因而用焉善溝善防斯焉在矣二尺
為度殊其不法三農取託乃亦有秋方黍稷之離離見流
波之活活決其行潦達彼巨川疋度功程規模曲折即和
夷之既藝豈陵谷之將迂樊遲季於孔丘自得老農之術
哀公問於有若寧憂不足之期縱彼公田何妨稼穡况茲
菜地豈輟耕耘將為功少取料實為濫刑以逞十門吳堰

撫昔事而無慙三章漢條因茲躅而當道

清白二渠判

得清白二渠交口不著斗門堰府司科高陵令罪云是二月一日已前

對

趙願貞

清白二渠其来自遠善利萬物聞諸古昔故疏溝若雨荷鋪如雲利彼秦垆與功鄭白雖懇鑿南畝入歌日出之功而翹望西成不假月離之潤所以每加修葺式建隄防各有司存標諸令式高陵令以迂鶩入仕翔鳶布德宣風百里旱副天心甘轄二渠正當交口欲加鬥堰諒前有規即此經營非無往例但以金堤柳色未變新枝玉瑄葭灰尚飄春雪節未逾於二月事不越於三章府局論辜竊以未可欲加罪也其如詞乎

王灣

同前

溝洫之宜隄防是急惟禹尽力乃安生人自鄭渠來與秦壤增利清白相映雲天並開稻梁交陰雨汗俱發東風適降南畝初勤曉波猶微春修未遽縣令以恤人從術計後乘閑雖蟄戶驚飛方期伐木而斗門議立且恐勞人未為甄子之決欲候菴花之水府司按賤体要居懷听風俗於初聞謂玄歌於未理誠以既灌無闕經營有畚豈乖蒲宰之明當寬柳惠之黜惟存審慎可適隨時

同前

三輔名區千里奧壤決渠為雨荷鋪成雲衣食之原見資於畎畝桑麻之利實賴於溝渠故隱於金推沉之石見漢書作押非用防飄梗爰備墊沅縣令職在字入化兼訓翟用遵常式或未成規良以秋潦未收且疑於甄子春沅詎泛未慮於

堯花修葺既非後時府科何其速耳請從按記愚謂合宜

同前

劉仲宣

殷俗富人實惟稼穡分疆列土必假溝渠一作白公入秦卒一作

與涇水之利史起居魏大引河流之溢一作益信衣食之是

資知珠玉之非貴理宜順時役築作制隄防惟彼高陵地

稱三輔瞻言沃壤良田二渠完謹苟虧畜洩乖用必貽罪

疾河以逃刑且如雨畢除道既候於天時水涸成渠再編

於月令斗門不設交渠未修一作雖闕於千金時靡過於二

月邊即科斂恐爽廉平請從矜釋謂合通典

同前

薛霽

導水東流百川滂海甘泉比對二渠交錯灌注不息黔黎

資上善之功奔瀉無窮生靈得下潤之廣鄭國創業白公

繼焉秦兼十倍之資韓得數年之利決渠降雨不待商羊

之歌荷鋪成雲寧假飛龍之氣理合克奉時令謹塞隄防

水潦盛昌俱有奔突桃花泛濫增修及二月之前甄子無

一作與一作謠流潤安四人之業縣宰絃歌緝化鳶雉添祥雷震

一同風行百里遵乎令典誠未失時見彼章程不罹其咎

有詞難罰無濫斯人

同前

劉晉

作利生人實資水德至於泛溢或以災成故立彼隄存夫

令式雖墨緩為化不願於勞人而黃潦或湧益深於害物

况作事謀始合因於農隙啓塞隨時豈待於春仲論事乃

拙為政語對何聞於有司堰既不立於千金刑亦安疑於

兩壁郡侯所詰然案科條

開渠判

歧州刺史馬回奏開渠與人相假貸歲課不時入執事以

為勞無成將議裁貶

對

寇此

蒲密之化鄭白之饒溝洫可以利人秦漢斯焉定霸幽風
載陳於王業瓠口深著於毗謠故典農中即明濟河於與
廢搜粟都尉定邦國於錙銖眷彼脩良義存俯企馬回中
和踐化右翊班條以為鄴下燈都陵切流功成於烏鹵南陽
疏畎富埒於京坻雖開鑿方勤而清閑每就假多慙於邵
父終有協於倪公儻秋蟬春鷓人樂疲於力役杏花萸葉
農靡闕於耕桑輸稅若或先時菽粟何妨殷積詳刑議獄
詎曰攸宜

毀濯龍泉判

輿人毀濯龍泉或失其利揚氏因形勝與廢業邑人訴勞
役不伏事

對

陳齊卿

因與立功就敗成罰天之所壞人莫能支泉既稱於濯龍
歌未聞於黃鵠是為廢墜匪克修平則當程以土功議其
遠近同夫鄴令烏鹵更生其稻梁媿彼秦人荷鍤能降其
雲雨若乃虞始無困虞可觀澤之利述形勝之由非曰子來驚一作乎
虞始無困同前李翥

李翥

秦起曲江之沼漢與濯龍之泉或因山壅流或平地出水
皆導達溝瀆修利隄防竭後費財窮侈極麗今國家罷苑
園燕游之所為農桑禾黍之場浸彼稻梁實我箱庾事失
業廢其何可知揚氏用因其資大與其利非直務盡地力
蓋亦誘人歸本我疆我理既叶農夫之慶載勞載役徒使
邑人有言

同前

裴春卿

水德利物在乎泉源農功以時資於灌沃必歆壅畜無世
將以源防有用與人何者輒起訟於漚管揚氏不重更有
與於負鍾詎謝王尊之堰重開方進之陂既以樂成何徵
後本

同前

蘇令問

濯龍之與泉源交屬揚氏因形以利物與人捨舊以
謀新且河渠列於八書溝洫陳於十志類百工之居
肆同五行之廢一作堤封既設潤下是資宜命水工
鳩諸數澤以文無害雖訟何傷邑中之黷黷與我後
汝南之鵠亦著人誦物之常情難與適變同源異口史起
尊其前刊石表界信臣旌於後苟利於物何恤於言既
無稽於簡享終有慙於割斷待資一作姿閱實方
定刑名

同前

房密

澤國之政川衡是恤止以渚防均之溝遂畜彼雨施錯其
水物將廢業之不修豈分地之為利雖輿人之訟中則可
毀而兩鵠之謠處聞當復候天時而潤澤成我濯龍灌秋
水於涖涯誰其辨馬與人為利其利則深仍舊為功其功
益一作蓋寡勞雖是憚訟則有悖何者伍其田疇初結怨於
東里遵彼溉灌終見美於西門乃謀始而獲尤方樂成而
又次此而為罪夫何勸能

同前

屈突渾

道達溝瀆濬利川流允符禮克茂邦政啓塞苟失難荒荐
臻惟彼濯龍稱善利物不貴離畢之澤唯俟決渠之降
奚其毀敗詎潤溝塍遂使彼黍離七竟無成於東作我稷
翼翼豈有收於南畝而上膺帝澤下虧吐業伊輿人之是

除同漢相之斯廢揚氏以量彼地勢度茲土宜與繼絕業
如何不可既月長而日引亦暫勞而未逸邑人之訴稍乖
常典此而不罰誰謂其宜

陂防判

甲秉權決去陂水人相傳云有兩鵠言陂當復甲以惑衆
云飯我豆食羨芋魁科不伏罪

對

東國之權非賢奚可因人所刺君子不奪甲為政者異於
是乎以為畜水不流竭之何害豈知旧防是要罷之或損
且川浸藪澤殖物於是乎生蒲魚稻梁為利於是乎博濟
人理國戕此之由潰塘涸源過孰斯甚蓋藏或褻純固則
盈割蠹厥梁空思於旧貫飯豆一作菽煮芋奚取於託一作託
言愚謂載以既陂政可遵於夏訓廢而與謗事無取於漢

臣此則有過能改彼當內訟自直無往不復傳者何傷聊
以抒憂未為惑衆甲自不典人無匪彝輒欲答之末由
也已

同前

樊晦

開物議制與化優人務先適時權貴合道甲為正典欲遵
救弊映其澤障成我井疆冀茨梁有作薦蓑無嫌何已日
未享率籲斯戚然在鰲變俗必觀習土與其芋羨豆食黃
鵠與謠曷若池陽谷口白渠作頌自邑告命當反古以順
今代天鞠人奚復衆而從已謂莫益或擊須移輒知方成
既無終往何難復雖聞言不信將降戾乎齊吐而有怨是
叢請懲忿於鞭朴

同前

任瓊

紐金曳組賢不兼利決水窒陂權曷由已伊甲開吐洗務

無聞史起之功鳩數牧阜習為崔進之理俾初汪萬頃隱
長天而不見載翔何下高風而有焉評其放紛涸將必復
而草木震色猶失其潤況鳥鹵偏溉孰不思肥寄黃鵠
而遺音實躡鳩而猶美且受羨含菽利不天來委函宿糧
事資陂漲今奪衆水不及私恩是曰殘人何以富俗更收
威也能無辞手與其秉權以求利曷若秉祿以自馭請過
其清吠一作之流罔慙我宜鱗之所

同前

裴昇

天生五材水善利物且既且糞長我黍禾為隄為防制為
畜泄甲秉國均軸作人父母□可與利除害仍舊貫以從
時豈宜違俗變常端乃心而改作使或者相駭訛言不慙
託黃鵠以與辞冀洪波之心必復鳥鳴毫社柳有前聞石言
魏榆斯無可採昔田疇是闕歌鄭卿之遺愛拿羨芋與謠

嗟嘆臣之不軌緬想崔公之策安可効諸竊祥甯越之鞭
非其罪也

同前

于季重

政在利農人惟守業順其事者莫不胥悅變其旧者曾是
與謠懋甲國均是秉具瞻斯重永言溝浚而新見謀水旱
不慙資變理而成化人天可望冀勸而有秋然則南陽
之陂自瀉池而為陸澤鄴傍之水因鳥鹵而作膏腴是汎
是流俯雲雨之收潤我疆我理棲豆芋之餘糧方進不忘
於前蹤白公且同於斯類此則有益於國專利而行未可
式札苟愆更從人歆陂兮當復聽乃輿言惑衆論咎責則
何甚黃鵠既聞於師古焉敢定行丹筆亦宥於無稽終宜
伏念寘之理也誰曰是乎

河卒判

甲充河卒官給平價又被差外徭訴有兼丁不合倍賦

對

鄭昭

徒駭既道誠禹貢之宏規宣防式歌亦漢國一作之盛業

莫不功勤灑決績著既開既輸閩越之蹊行漕海陵之粟

河渠既設控引是資青翰晨移背吳江而電驚餘鯉夕至

仰天府以雲趨眷彼泛舟良資鼓棹瞻言何卒實繫水官

平價允叶於酬庸輕後雅符於悅使報者倦矣在彝典而

無乖施者未厭論外徭而有訴一作羔羊起詠鄭儉寧聞

碩鼠與謠貪婪何甚論古既聞此後設法不合輒蠲無端

之詞請從告記

請塞斗門判

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運船不通請築塞兩岸斗門節度使以當軍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

對

白居易

川以利涉竭則墜稅水能潤下塞亦傷農將捨短以從長

宜去彼而取此汴河決能降水一作流可導集作財引漕

運之千艘實資積水生稻梁於一漑亦藉餘波利既相妨用

難兼濟節度使以軍諸務足思開實而有年轉運司以邦

賦貴通恐資舟而無力辭既集作執競理可明樹壅四國

之征其傷多矣專一方之利所獲幾何瞻軍雖望於秋成

濟國難虧於日用利害斯見與奪可知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八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九

判二十七

戶貫帳籍門二十三

大北判一道

登夫家判二道

造帳籍判二道

書蔭判一道

兩貫判四道

封貫五年復訖判二道

移貫判一道

戶絕判一道

移鄉判三道

徙鄉判一道

樂土判三道

移貫判一道

還墳判一道

大北判

乙因大北有橘奴不書於版三老罪之用不關

對

鄭昭

貢賦有差彰乎昔典貧贍斯別煥彼前書故地之居入因

俗而理制以廬舍爲此井田考市籍而有倫工商式叙稽
版圖而作範衆寡必登斯道或憊彛倫收歎乙產均倚頌
術得計然忝列編氓有虞常賦雖貞筠十頃稍異渭濱之
饒而木奴千頭自擅江陵之富爰因大比用奉舊章隱而
不言國有彛憲但籍爲大信命出惟行三老論辜宜察鄉
人之惡五刑必審是詰所由之科庶書橘有差自甘於屈
法坐棠流惠克念於旬時

登夫家判

乙以歲時登其夫家辦其可任者甲

免訴云服公事不伏

對

魏季邁

天子六官司徒九比稽其徵令登以歲時力役於是必均
弛一作施舍自當率禮有國之要無相奪倫乙職彼鄉何速
官謗或虧我道孰守爾法且四人分任所以定乎等衰一

切從徭何以彰乎貴賤甲乃爲吏有別夫家辦任必欲執
文復自除慮蒙幸與同夫者君役不及於支離常服事焉
爾政何傷於滅裂苟欲達於鄉黨豈辱在於泥塗訟則有
孚理合無撓免之獲可誰曰不然載徵司馬之書難舉鷄
鳩之典

同前

解責

都鄙攸創郊畿是畫聚之以廬井統之以胥長且用稽衆
寡差乎賦役爰列夏制備詳周官務欲先齊逸勞載量輕
重乙爲何者登彼夫家不能種之以德而乃辨其所任若
使名隸黨正事職鄉人尚宜式著平均允釐外除明練九
比之數不害三時之理歸市籍者出乎筭從王政者息其
徭奚略一作無恤人之心聿興從欲之訴服公事以求免甲
誠有詞倚公法而取削乙則無妄

造帳籍判

戶部符下諸州令造帳籍州司以百姓艱辛人未歸復請待兵散後造省司不許云人為國本賦在均平戶若不知軍何取給

對

宋全節

國之彛倫資於版籍儻或廢闕是長姦回頃者寰海微波編戶失業扮榆暫別蓬籜無歸聖朝提象握符再造區夏矜百之姓流蕩靡三年之典故且量地出稅據丁授田法在畫一事宜經久永言州府恤此疲人曾無革弊之規徒徇隨時之義昔漢朝倉卒猶或先收今盛代升平寧容後造租賦所繫不可憑虛豪右主藏須從撫實施小欲惠亂我大猶人有憚於暫勞國遂忘於固本州司所見頗昧通途爰扣兩端敢申獨見

同前

蘇情之

四海既清萬人求理在夫平均井賦議計師田條閭里之政役辨夫家之名數是分眾寡無失重輕必當按彼版圖稽其勞逸故三年大比國有彛倫百役小差人其胥怨由是周官克崇於大閱蕭相先務於圖書瞻言諸州不克致理未能洗舊汙之俗開新政之源使懷土知歸起邑如市而乃拒省司之命紊軍國之經此而可容孰不可憇

書齒判

乙合書生齒之數遂闕法司罪云未及三歲

對

揚成象

秋官聯職司人其位克守爾典用承天休所以辨九土之廣輪紀萬方之眾寡生齒之日必載版圖弱冠之年將均征賦况陰陽殊氣性有剛而有柔男女異倫齒或七而或

八以小大斯比生死必登爰稽五刑罪也難麗未及三載
詞之有年

兩貫判

甲先有兩貫一迤州一
屬鄆州為定甲訴云先屬迤州

對

版圖一作籍隄防生靈網紀用收一作俊不道是禁姦慝為政之
要莫先此途苟能守之人無散逸甲閔西男子隴外遊客從
沙塞之荒澤棄田園之故鄉先為流民近為編戶同狡兔
之三穴匪王人之一心或因官遷數竒以建莊烏以班崇
一作崇吟越鍾儀以幽繫思楚編彼樂土歌于歸來蘭署以
鄆州臨戎人稀地曠留實邊戶公利實一作心為多割近甸之
有餘助遐取之不足依省為定又何可疑若從訴端詐道

滋蔓

同前

王翰

淳維不度塞門多事險其走集雖稱有典當其奔衝安得
無戰或逃或死家無康業且人戶平分文昌之舊也邊郡
以實先王之制也甲無一德遂編兩貫禮不忘本迤州密
邇於京轂武以戒嚴鄆府遠鄰於河縣詳其動靜徇欲茲
深違之則苦從之則樂國有大事在戎為急邦之榮懷阜
人斯可益國其遠也不亦宜乎

同前

人則懷土狐乃首丘然蕩析離居罔能定極且甲義殊三
徙編貫兩鄉作可封之比屋名標鄆部尋本枝之百代籍
掛迤州所以舊里馳誠是混新豐之大故鄉搖思不食武
昌之魚想邑呻吟深嗟變橘瞻關敬止實慕維桑欲遣一作遠

三緘終無二見仙臺制則方闡長途匹夫之志信難可奪

同前

庚光先

國正封略吐編邑閭定要荒之制莫非王土開版圖之職
司于下人甲惟常流迹齒編庶居先零之地早及戎風近
燒當之俗久覃弘化既因流寓終是播遷失延州之故鄉
隸鄯部之外郡亦猶宰嚭辭宋陶朱去越蓬飄洋轉曾何
足以少留維桑及梓固不忘於祗載省司既定誠合三緘
甲且有詞須分二理至若軍于落一作閩右地闊流沙惣六
郡之兵馬當三邊之要害戎羯時抄邊人屢聳事資捍禦
安可輒移如或身列榮班苟非規免情有深於懷土人繫
於匏瓜扣其兩端宜不然矣

附貫五年復訖判

景於會郡附貫給五年復訖差隴外鎮並訴不伏所由以

為無據

對

常著

令出惟行人知所向苟不執一將何適從景為行人得被
聲教言附邊土而成樂郊聖上哀矜洋流是用安輯厚以富
業期乎固心所詞謂何不廣天澤再有搔動其誰克堪將使
戍葵而得年一若及瓜而有代五年之復謂盡殊私三從
之人難可奪志俾不勝口庶無怨言

同前

字文暹

瞻彼景也是何人斯逋逃故鄉離邊爾士苟不家食當懷
旅遊比巢幕之未安如轉蓬之不定聿來茲郡奠厥攸居
爰歷星霜載罹寒暑河源沙塞地鄰戎狄必資膂力以鎮
疆場惟景伊何當是役也自何有死無隕為主將之先鋒
結柁抽戈斷賢王之右臂不聞為力翻事游詞孰有沐君

之恩食居之士偏蒙五稔之復不徇六尺之軀人之無良
罪宜從重當復滅臯無或噬膚

移貫判

乙移貫所由以軍府州不許訴云今不簡點

對

桑梓必敬版圖是崇先王所以制萬國仲父所以居四人農
商不遷首尾相援乙里親走集貫軍府已習金鼓之聲誠
堪晝夜之戰何得不懷吾本將樂他鄉雖四海為家孰匪
斯人之適然九章作律元曆疑所由之見縱使飛塵既靜
裔土無虞猶存晁錯之實邊慮有宣王之薄伐訴無簡點
深覺詞游

戶絕判

景身死戶絕資財將沒官出嫁女請除葬外悉收之叔復

請分所由不決仰斷

對

王說

景忝彼齊人生此王土逐什一之利既富家財服畎畝之
勤方編戶籍既而溘先朝露遂卜佳城遠日新封已供葬
備昔時餘業可議官收相彼薄言將分厚產且弟惟同氣
女有從人鳳兆于飛既歸他族鴈行以序自合保家斷絕
請復一作從於叔一作論財難專於女也以茲丕蔽庶叶其宜

移鄉判

丁適他邑伍謂其叛追之遽出旌節以徇一作詢伍訴諸邑吏
將內之園土曰來有授也

對

張欽敬

典禮是興訓導為本俗以遷善從乎樂郊生而在勤克有
寧字今丁之適無乃是諸鄰伍以追且昧愛一作受於旌節

邑吏之罰胡不恤於宜岸繫茲行者類厥罷入雖徇一作詢等
閉門曾不忍於爲厲內於園土且未見於虧則終是迷而
妄作輒利動以生悔瑜瑕既不相掩齊楚豈能均得誨人
不倦其若是乎遂使信不可知義無所立薄刑猶可誤作
往訐何太詞游爰扣兩端且知三失況率土無外曷謂他
邦當官以行何非已任免矣寔由勤職結罪終無正條寧
其利溘是亦爲政

同前

席晉

天下一家王土萬里吳蔡齊秦之客憧憧往來東西南北
之人靡靡行邁食矣二字疑遊子將道他邦喬木生遠飄蓬自
遠同仲尼之去魯方事問津異伯鸞之適越詎能登岳若
使符繻不給行者乃逋逃之流今則旌節有憑伍人何逐
捕之有空郊重丘之徇楚則失之便為園土之囚齊亦未

得誠宜俾其專達豈可徇於有授事同違於周典理難投

於呂刑

同前

劉庭誥

前王列士各有疆場司徒典邦厥陳禮教苟違近以適遠
必資官以辨族彼已之子是何人斯圖協厥居越在他邑
動而有悔速訟所以成愆行而有由鄰人於何告攝離其
鄉居彛倫或紊而逞其旌節有授而來信既由衷何往不
濟伍實妄訐宜其詬諸

徒鄉判

甲徒於他鄉無旌節津吏輒以園土內之被告非法

對

揚慎金

賀遷不倦人且知往奔亡或生政亦嚴禁是以變而惟適。
時政住園於磽肥行必有由誠取驗於旌節惟甲素非地著

身同梗泛喬木森在忽辭遠於舊居斷蓬孤飛方行邁於
他國行則無驗動而見一作疑津途已驗寧遇長沮之問
獄戶旋開一作閱行逢士師之鞠且夫爲政以簡貴清澆訛職司
其居務取懲察雖率土之內莫非王臣而遷入之中或有
姦者旌節雖且云復閔山如何得踰誥其所由方盡於理
致之獄吏夫何有違竊惟至凶之道難加津吏之罰

樂土判

人進素衣朱襮欲從于沃或告擅去云我聞命不可告人

對

陶詠

得
以綏人遠來邇悅服以旌禮上衣下裳苟政刑之不修
則顛倒而成刺今者素衣見進白石作詩是曰無良因知
暴政類桓叔之從沃若大王之有國郊自可責以無歸豈
告其擅去且信美非好如登王桑之樓寧食與謠猶思建

業之水訛以聞命難抑有詞既無善聞之能任從樂土之適

同前

揚佚

建都立邑末大本小苟或假名必將兆亂相彼入也其有意
焉既榮朱襮之進旋輿白石之行一作什亦欲適彼樂土及於
寬政義有淑漆之興業在揚水之章既侵陘庭方崇典沃
姑務脩德自感子來悅以忘勞寧科擅去人苟利矣豈同
邾子之遷兄其替乎已聞師服之歎既聞命而收往雖或
告而何傷

同前

寵辱若驚名器不假亮采有國欽若明憲知繁實之必披
識滋蔓而難除衣襮者何抑乃邦族桐圭錫寵晉國受其
明命椒聊盈掬曲沃得其瘞昌盍獻可持以匡乃辟胡棄
即異取矣厥躬爰將樂於樹擅苟取銜於揚水遽聞有命

擅彼適徒未可告人且宜安土天工不曠王政有經懷遠
附離則上克用又勞謙匪懈使下無覬覦人而無良不率
大憂或者之告允協舊章

移貫判

甲居兩鄉偏儉一作險人請徙之甲許是穀伯不合移貫

對

鄭少徵

賦命多途勞生各業或務農而躬本或易地而求安潘岳閑
居且樂丘園之事樊遲學圃寧忘稼穡之勤惟甲平人名
編比屋和風不應地罕膏腴百穀不登兩鄉偏儉歲聿云
暮年儲屢空苟貧賤而焉欲在窮途而周流適彼樂土雖
羨擇鄰之詞宜敦維桑將悟詩人之戒稱為穀伯難更邑
居

還墳判

劉亨稱元是并州人因隋季而遷長安今請還就墳陵長
不許去

對

頃者江濱鹿走道喪隋風晉水龍興祚開唐運干戈忽起
自下都而入上都雞犬亂馳辭舊國而入新國劉亨爾日
正喜攀龍忽念此時旋悲去鶴頤惟舊浦偶咽水而分聲
還念故鄉共行雲而動色秋林葉下遽失維桑春圃花飛
俄傷故梓以為生金翠石黃絹仍在掛劍青松貞枝尚鬱
四時節物供薦無由萬里蕭條歸寧莫遂冰孤夜聽首丘之變
不窮翔鳥晨驚懷土之悲寧輟披肝上請思切來歸零淚
下霑悲深去國雖越吟楚秦幽顯頗殊而移早就尊禮律
通許宜依所請庶叶平反冀南國之禽罷思閩越東平之
樹不靡咸陽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九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

判二十八

商賈門十八道

貨有滯於人用判一道

買賣不和判一道

均市判一道

犯憲罰判一道

斷錦繡判一道

市賈為胡貨判一道

驚繒不利判一道

陶人判一道

旒人判一道

行人供濫物判一道

和市給價判一道

於市驚眾判一道

水石類銀判一道

熟羗市場判一道

真臘國人市馬判一道

避市籍判一道

率家屬籍名田判一道

稅商判一道

貨有滯於人用判

貨有滯於人用者甲不時而買賒之所由不與云不過旬

日勤從其主去已從其有司

對

貨有廢居政惟通變以收以斂實著於周經或與或求蓋存乎易象苟罔率厥典則其誰曰然伊甲者何不時而買屬蘋蘩有薦霜露盈懷家迫屢空曷求仁者之粟國崇救乏爰假所由之貨理宜給茲稽市尊彼貿遷期不過旬將貧窶之是恤勒夫從主豈出納而為各异乎一吏孰曰均官宜濟俗利人操贏善貸誠為體國之要亦取隨時之宜姑存理而無傷何飾詞而不與遂使開倉長孺徒歸美於漢庭錄粟子皮獨垂芳於鄭志請辨而以授無質以為疑仍旌泉府之規用徇國服之息儻從愚見庶謂弑臧

買賣不和判

乙買賣不和郭固以取財科杖罪郭以盜論乙並不伏

對

必藉美言爰資善賈化其小大是等精麤乙之蚩蚩叅市為業取諸噬嗑乃競雖刀既不我虞遂成爾詐惑亂為意高下在心覽文惠之書漏略豈宜免罪披蕭何之律郭固安撫無辜縣吏守文加杖刑而為當郡僚無智寧以盜而深疑請據明文斯為適理

均市判

乙以赤金稽市為業

對

犯憲罰判

對

分地而經立儀三市陳政以禁會商百族雖負販而有尊
故質劑以結信莫不同其度量別以精麤荒札無征珪璋
不驚君平閱隱取給成都之錢漢武沉寃即觀茂陵之椀
甲託茲闡閭徇彼盈虛耀邊鄙以為心雜良苦而成務稱
無二價未偶迹於神仙坐陷三章遂沉名於罪網至若憲
罰徇罰中刑少刑既分夥於旗亭固非謬於園土主司董訓未
盡甄明舉而罰之雖則罪人斯得哀而善也有爽惟刑恤
哉且播肆之條誠其過矣示衆之譴無乃重乎在甲薄言
均腊肉之遇毒主司苛政實刺骨而成寃復即命渝改之
為貴義不可辱事當小懲且麗本憊用申典正

斷錦繡判

河南府準勅斷錦繡違式之物遂并斷布帛精麤之異者
布胥訴云妨商旅御史劾府擾人

對

詢于國章經綸有序思我王度軌物無愆苟不率常職司
是舉翼翼京邑作式四方固當棄華躬素亦以提綱正物
欲使錐刀之末齊人不競精麤之制周經是法蓋以事屬
公家使之無爽杜其不軌理亦何乖然市胥以妨商薄言
御史以擾人致劾隨時之義抑即有之經邦大體宜從府見

市賈為胡貨判

甲為市賈為胡貨物有犯禁者大理以闡出邊關論罪至
死刑部覆云賈人不知法以誤論免死從贖

對

財以貿遷日中為市化能柔遠天下通商爰詰犯禁之人
以明有截之制矧惟一作惟茲市賈實主販夫競彼錐刀當展
誠而平肆取諸噬嗑方易有而均無既泉布之攸歸何器
用之或異梯山欵塞胡虜初喜其來王懷寶越鄉周官方
驗其不物事既告於邊吏罪方書於賈人且觀爾實來則
銀錢是入既按其闡出何璽節無憑舉貨既麗於司閔附
刑當寘於園土一成定法理官可貸其金生三宥是思憲
部宜允於從贖

鬻繒不利度木為業判

丙鬻繒不利度木為業鄰告愆農

對

利百變法工十易器地平天域罔有降格為農服賈厥道
何常丙市井其心負販惟業以貧求富則農不及於工朝

盈夕虛乃末勝於本提綱入肆見無利於冰統操斧登山
更求材於霜刃去彼取此亦以有之在於四人于時一作時則
度木顧惟遷貨何必守株鄰人有言告者非是

陶人判

市稱陶旒者髻

音刮髻

髻

音剝

對

惟彼陶者為藝之卑讀天半之書豈功埏埴異河濱之迹
碩學陶匏智不逮於挈瓶心未忘於抱甕莫遇林宗之賞
詎為顏闔之逃髻髻若茲姦巧逾露合懲虛器以肅旗亭

旒人判

甲為旒人鬻髻髻髻薛暴之器於市人告違禁科之不伏

對

百族萬商會日中之市範金合土利天下之人是以陶器

必良誠其渝濫用器乖度非所貨遷甲畎畝編畦陶旋居
業郊泉歸壤已復志於千秋涇水非臨自餘泥一作淤於數斗
斗不作無益未見存誠罔守爾典旋彰矯迹濫居闔閭之
地豈成埏埴之功鬻斯薛暴眩乃邊鄙臨財作偽嗟日出
以成勞於義且志喻雲浮而何取遂使漆園傲吏無任扣
歌頽陰逸人難從抱汲同射鮒於井谷敞甕斯聞疑飲馬
於重兵毀瓶收在守不假器雖將智者之謀灌若漏卮終
匪居之人用不軌不物既為亂正之源刑期無刑難從緩
刑之義

行人供濫物判

官市納帙行人將濫物供所由棟退去被頡頏不伏却領

對

四人異業百工居次事有資於軍國理無隔於纖微納帙
所成多慙美質緝叢殘於鴛綺同衆製於狐裘行因針縷
之工坐得煙霞之迹雖遠殊於法物遂有入於官湏但物
異新成幸非科作論市唯應見物論濫寧可別求物既不
任供官退亦何成頡頏不伏却領仍事薄言豈可加刑終
希理遣

和市給價判

和市緒帶準法合即給價直少府監以稍入供之

對

聖人有作鬱為令典車服禮器貴賤有班文物彩章高下
無濫我君開運朝儀式序躬樸素之風無虛麗之飭錦文
不鬻於肆冠珮必加於賢而鞏厲杳光事筆往策鑿蕤霽
飾理煥前古瞻彼緒帶有標令則官所云市法乃酬傭盍
亦采均輸之餘濟鹽鐵之潤焉可戒茲稍厚以虛國財靜

言所司或匪通論

於市驚衆判

乙於市驚衆擾亂

對

日中為市天下攸集貿絲枹布虛往實來士馬星繁寶貨
山積君平卜肆推步自資相如酒筵朝夕牟利乙識非賢
達情昧憲章闐闐少遊未見閱書之美旗亭之下自貽恐
衆之愆一等事源不可開恕三尺律令請寘嚴科

水石類銀判

嶺南村洞間百姓水石大小類銀恩忿爭打戾按察使科
由縣令罪訖去因市場不伏

對

閩甌地隔奧

一作奧

嶠天嶮五隣為里辨方言之異華三品稱

金嶺土物之惟錯禮不變俗市貴從宜貿遷海壖集朝夕
於泉寶交易嶺徼得閩石於他山義在隨時更法於易敵
各得其所和均於類銀既來謀於我人有殊枹布俄必事
於彼衆暫似遺錢打戾為嫌窒惕與訟軺軒按罪贍繡服
之增華邑宰移風聽琴堂而未靜寘之于理孰謂非宜

熟羌市場判

當州熟羌十月來導江縣市場按察使科彭州刺史罪訖
去並蠶崖外不伏

對

當州導江山川雖間質貿絲枹布來往是常矧今赤羽開元
黃旗啓聖布堯心於萬國復禹迹於九州書等同文車無
異軌雖夷夏殊俗而交易何妨趙璧尚入秦庭楚材猶歸
晉用使人志青天下望重星軒標一作膺鐵柱之嚴班握金龍

之使節未聞從善翻見求瑕鳥隼爲換有虧於正直鷹鷂
逐雀稍法於煩苛事不可詢期乎勿用

真臘國人市馬判

真臘國人來云於峯州市馬御史科安南都護罪訴云爲
相知捉搦陸路不伏

對

惟德動天無遠不屆北極燭龍之國屈膝稱臣南窮火鼠
之鄉傾心向一作慕化眷茲真臘早挹淳風自昔雷同由來霧
集豈假鑄銅之力無勞刻石之銘所以來往邊州市馬峯
部論其由緒未乖從有之方驗以逗留豈爽求無之道御
史職惟激濁志在揚清疑彼姦非欲嬰羅網都護爲相知
捉搦先有稟承濫投一面之科寧柱三緘之口向若邊烽
變擾論請不可免辜今既市馬往來據理難書厥罪御史

科結有謝於彈珠都護有詞無慙於辨璧宜依薄訴用叶
通途

避市籍判

大理稱人多避市籍遠役自陷於園土所以每年旨條別
有處分不得如律若依旨則此刑將措若依法則無以代
更請省定

對

裨販所興聞乎往代入四人之伍隸九市之籍邪羸所尚
錐刀必爭曾不昏於作勞徒乘時以射利故漢之定法禁
其未淫秦之設規謫以邊戍發號施令豈徒然哉且民唐諱者
曰眩憎夫立理避要荒之征役棄父母之版圖雖欲利於
飄蓬終見陷於園土國家罪惟寧失德在好生濟寬猛於
隨時審科條於庶慎大哉至化刑措其宜但能峻以隄防

明其教令則有符古之道無遺一作闕代之更政在養民唐諱何須如律

率家屬籍名田判

甲於鄉里率家屬籍名田乙告甲是賈人犯令沒入田甲訴云無市籍不伏

對

道設彛倫用和萬物法垂禮典以制四人故版築隄防各順流而取濟導達群品咸徇義而取功甲本市徒早馳聲於鮑魚之肆更率家屬復求潤於龍鱗之田廣事兼并以取浮雲之利專行欺詐曾無多露之嫌商賈蓋藏已聞辜於漢律籍書携貳詎免咎於湯羅乙告沒由自得埋梧之術甲云不伏猶迷食堪之思此而不科刑章徒設請投明法用靜姦流

稅商判

乙為吏請稅商以勸農或云稅種時物倍貴則商不失利人受其弊

對

食或人時農乃國本爰利班爵必資勸苟昧茲道其惟謬官乙隨牒下車彈冠莅職蠹茲商賈嗟彼耕桑苟征稅之匪差則黎甿之獲又况鬻良雜苦豈販夫之可矜霑體塗足實農人之是愆故可經其壘畝重以郭厘將趨本而棄末杜惟利而是視所以時入芻藁歲課田租入必樂康俗寧凋瘵類信臣之仕漢姑正溝塍殊晏嬰之相齊爰知履踊必若誅求無度杼柚其空乃利晉以闕秦是瘠魯而肥杞或云之訟今則未詳停其撫實或將不蔽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